

錦

章

增像全圖三國演義

錦章書局印
陽湖汪洵題

書

局

4下





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第一才子書卷三十八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七十五回 關雲長刮骨療毒

呂子明白衣渡江

吉平截指罵賊是良醫為烈漢關公刮骨療毒是烈漢遇良醫可見忠臣義士不怕疼痛若怕疼痛便做不得忠臣義士矣然臨難不怕必是平日先不怕惟平日有刮骨之關公然後臨難有截指之吉平也

華陀醫周泰一請便到醫關公不請自來古之名醫志在濟人利物絕不似今之名醫善於拏班巧於圖利幾番邀請方纔入門先講謝儀然後開手也能慕忠臣者即是忠臣能救義士者即是義士吉平華陀是一人不是兩人

此卷方寫關公有病而如無病便接寫呂蒙無病而詐有病方寫華陀醫真病便接寫陸遜醫假病華陀知藥箭之毒而去其毒是以藥治藥也陸遜知呂蒙之假病而又教之以託病是以病醫病也而又有奇焉者關公有受病之臂亦有受病之心尊已而傲物是受病之心也陸遜有去病之方亦有發病之方幣重而言甘是發病之方也呂蒙辭職而關公以為去一疾視去臂上之疾而更快乃荊州撤備而關公又中一毒視中藥箭之毒而更深若孔明以借風醫周郎而周郎愈龐統以連環醫北軍而北軍亡二公分用之而陸遜以一人兼用之比前文更自出色

觀孫權之聽呂蒙而吳與魏皆為漢賊矣。權若乘關公之距樊城而北取徐州以共分中原則漢室可興而操賊可滅。奈何忘歆、懿之誓背昔日之盟而反陰與操約以圖關公乎。所以然者不過爭一荊州耳。劉備取荊州於曹操本未嘗假荊州於孫權。其曰借曰還不過孔明一時權變之辭欲結權以為討曹操之助而乃認為真借而望其真還分之不足又從而襲之致使玄德之志不得伸而關公之功不得就豈不重可恨哉。

周瑜在而孫劉之交離。周瑜死而孫劉之交合。魯肅用而孫劉之交合。魯肅死而孫劉之交又離。蓋周瑜之見異於魯肅而魯肅之見又異於呂蒙也。肅欲結劉備以拒操與孔明所見略同故終魯肅之世吳蜀未嘗相攻及呂蒙柄用而背盟失義至於如此悲夫。

曹仁欲棄樊城而滿寵止之。曹操欲離許昌而司馬懿又止之。夫樊城棄而大河以南皆震動矣。許都遷而大河以北亦皆震動矣。乃韓信破趙之先聲足以奪燕而遂能取燕。關公破襄陽之先聲足以奪操而卒不能取操。豈關公之用兵不如韓信哉。遭時之不偶耳。唐人詩云。關張無命欲何如。誠哉其無命也。

先主輕陸遜而敗。早有關公輕陸遜而失。以為之樣子矣。呂蒙白衣搖櫓而取荊州。先有周善白衣搖櫓而取孫夫人。以為之樣子矣。凡有一事於後必先有一事

以見其端者故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却說曹仁見關公落馬即引兵衝出城來被關平一陣殺回救關公歸寨拔出血箭

原來箭頭有藥毒已入骨右臂青腫不能運動龐德心毒而箭不毒曹仁箭毒而心亦毒關平慌與眾將商議

曰父親若損此臂安能出敵不如暫回荊州調理於是與眾將入帳見關公公問曰汝

等來有何事眾對曰某等因見君侯右臂損傷恐臨敵致怒衝突不便眾議可暫班

師回荊州調理周郎在南郡中箭而程普勸其回軍關公在樊城而關平勸其回軍周郎之受傷也輕關公之受傷也重極相似又極不相似公怒曰吾取樊城只在

目前取了樊城即當長驅大進不必有是事不可無是心既已還到許都剿滅曹賊以安漢室

平等默然而退眾將見公不肯退兵仲古之豈可因小瘡而誤大事汝等敢慢吾軍心耶平有是心即如有是事杜畿關公

等又不痊只得四方訪問名醫忽一日有人從江東駕小舟而來直至寨前小校引

見關平平視其人方巾闊服臂挽青囊自言姓名乃沛國譙郡人姓華名陀字元化

因聞關將軍乃天下英雄今中毒箭特來醫治不請自來說盡平曰莫非昔日醫東吳周

泰者乎借關平口將十陀曰然平大喜即與眾將同引華陀入帳見關公時關公本是臂

痛恐慢軍心無可消遣正與馬良奕棋聞有醫者至即召入禮畢賜坐茶罷陀請臂

視之公袒下衣袍伸臂令陀看視陀曰此乃弩箭所傷其中有烏頭之藥直透入骨

若不早治此臂無用矣先講公曰用何物治之陀曰某自有治法但恐君侯懼耳未說出

公笑曰吾視死如歸有何懼哉不懼敵陀曰當於靜處立一標柱上釘大環請君

用一鐵人語公笑曰吾視死如歸有何懼哉不懼敵陀曰當於靜處立一標柱上釘大環請君

侯將臂穿於環中，以繩繫之。然後以被蒙其首。吾用尖刀割開皮肉，直至於骨。刮去

骨上箭毒，用藥敷之，以線縫其口，方可無事。但恐君侯懼耳。

既說出治法，又用一驚人語。

公笑曰：「如此

容易，何用柱環？」

不懼箭毒，豈懼刀？

令設酒席相待。公飲數杯，酒畢，一面仍與馬良奕棋，伸臂令陀

割之。

如此神醫，難得如此病人，更難得此病人。

陀取尖刀在手，令一小校捧一大盆於臂下接血。陀曰：「某便下手。」君

侯勿驚。

臨下手時，再下一驚人語。

公曰：「任汝醫治。吾豈比世間俗子懼痛者耶？」

華陀之語驚人，公之語更驚人。

陀乃下刀，

割開皮肉，直至於骨。骨上已青。陀用刀刮骨，悉悉有聲。帳上帳下見者，皆掩面失色。

今日讀者亦為之寒心。何況當日見者，能不為之失色耶？

若以他人當此臂，色既青，面色必白，青色既去，面色亦失矣。須

臾血流盈盆。陀刮盡其毒，敷上藥，以線縫之。公大笑而起，謂眾將曰：「此臂伸舒如故，

並無痛矣。」先生真神醫也。

如此醫人，是神醫。如此病人，亦是神人。

陀曰：「某為醫一生，未嘗見此。」君侯真天神

也。

病人未嘗見此醫人，醫人亦未嘗見此病人。

後人有詩曰：

治病須分內外科，世間妙藝苦無多。神威罕及惟關將，聖手能醫說華陀。

關公箭瘡既愈，設席款謝華陀。陀曰：「君侯箭瘡雖治，然須愛護，切勿怒氣傷觸。過二

日後，平復如舊矣。」關公以金百兩酬之。陀曰：「某聞君侯高義，特來醫治，豈望報乎？堅

辭不受。」

不索謝儀，又脫去近日名醫之俗。

留藥一貼，以敷瘡口，辭別而去。却說關公擒了于禁，斬了龐德，威

名大震。華夏皆驚，探馬報到許都。

以上按下關公一邊，以下再敘曹操一邊。

曹操大驚，聚文武商議曰：「孤素知

雲長智勇蓋世，今據荆襄，如虎生翼，于禁被擒，龐德被斬，魏兵挫銳，倘彼率兵直至

許都如之奈何孤欲遷都以避之

此時文獻亦與落矣而曹操欲遷許都與曹仁欲棄樊城一樣怕法

司馬懿諫曰不可于禁等被

水所滄非戰之故於國家大計本無所損今孫劉失好雲長得志孫權必不喜大王

可遣使去東吳陳說利害令孫權暗暗起兵躡雲長之後許事平之日割江南之地

以封孫權則樊城之危自解矣

司馬懿之止曹操與滿龍之止曹仁手足相仿

主簿將濟曰仲達之言是也今可即

發使往東吳不必遷都動衆操依允遂不遷都因歎謂諸將曰于禁從孤三十年何

期臨危反不如龐德也

人固不易知也人亦不易也

令一面遣使致書東吳一面必得一大將以當雲

長之銳言未畢階下一將應聲而出曰某願往操視之乃徐晃也操大喜遂發精兵

五萬令徐晃為將呂建副之尅日起兵

曹仁有援兵關公無應兵衆寡之勢不敵

前到楊陵坡駐劄看東南有

應然後征進

以上按曹操一過却說孫權接得曹操書信覽畢欣然應允此自滿龍發書以後

即修書發付使者先回乃聚文武商議張昭曰近聞雲長擒于禁斬龐德威震華夏

此言關公未可勝

操欲遷都以避其鋒今樊城危急遣使求救事定之後恐有反覆

此言關公雖可勝而曹操又可疑

權未及發言忽報呂蒙乘小舟自陸口來有事面稟權召入問之蒙曰今雲長提兵

圍樊城可乘其遠出襲取荊州

但算關公一過不算曹操一過

權曰孤欲北取徐州如何

遠在河北未暇東顧徐州守兵無多往自可克然其地勢利於陸戰不利水戰縱然

得之亦難保守不如先取荊州全據長江別作良圖

持以試卿耳卿可速為孤圖之孤當隨後便起兵也

按曹操欲取荊州權曰孤本欲取荊州前言

呂蒙辭了

孫權回至陸口。蚤有哨馬報說沿江上下或二十里或三十里高阜處各有烽火臺。

又聞荊州軍馬整肅。預有準備。蒙大驚曰。若如此急難圖也。我一時在吳侯面前勸

取荊州。今却如此處置。尋思無計。乃託病不出。周郎感西風而病。呂蒙感瘴火而病。一是風症。一是火症。使人回報孫權。

權聞呂蒙患病。心甚怏怏。陸遜進言曰。呂子明之病乃詐耳。非真病也。惟孔明知周瑜之病。惟陸遜知呂蒙之病。

權曰。伯言既知其詐。可往視之。陸遜領命。星夜至陸口寨中。來見呂蒙。果然面無病

色。問公真病而無病。色呂蒙假病而無病。色一是神威莫反。一是奸詐難逃。遜曰。某奉吳侯命。敬探子明貴恙。蒙曰。賤軀偶病。何勞

探問。遜曰。吳侯以重任付公。公不乘時而動。空懷鬱結。何也。蒙目視陸遜良久不語。

遜又曰。愚有小方能治將軍之疾。未審可用否。孔明能以方治周郎之病。陸遜亦能以方治呂蒙之病。蒙乃屏退左右。

而問曰。伯言良方。乞早賜教。遜笑曰。子明之疾。不過因荊州兵馬整肅。沿江有烽火

臺之備耳。先說病原。予有一計。令沿江守吏不能舉火。荊州之兵束手歸降可乎。從說醫法。蒙驚謝

曰。伯言之語。如見我肺腑。願聞良策。陸遜曰。雲長倚恃英雄。自料無敵。所慮者惟將

軍耳。將軍乘此機會。託疾辭職。要緊。他真病。却仍教他詐病。醫法絕奇。絕幻。更非華陀之所能及。以陸口之任讓之他人。他人者自己。也。陸遜不好

說得自己。故但云他人。使人卑辭讚美。關公以驕其心。彼此盡撤荊州之兵。以向樊城。若

荊州無備。用一旅之師。別出奇計。以襲之。則荊州在掌握之中矣。此是去病之藥。三關六部俱已看明。故有此妙計。

蒙大喜曰。真良策也。由是呂蒙託病不起。上書辭職。陸遜回見孫權。具言前計。孫權

乃召呂蒙。還建業養病。蒙至入見。權權問曰。陸口之任。昔周公瑾薦魯子敬。以自代。

後子敬又薦卿自代

魯肅薦子明却於孫權口中補出省筆之法

今卿亦須薦一才望兼隆者代卿為妙蒙曰若

用望重之人雲長必然防備陸遜意思深長而未有遠名非雲長所忌若即用以代

臣之任必有所濟

天下有名無實之人儘多若

權大喜即日拜陸遜為偏將軍右都督代蒙

守陸口遜謝曰某年幼無學恐不堪大任

正取其年幼為關公所輕

權曰子明保卿必不差錯卿毋

得推辭遜乃拜受印綬連夜往陸口交割馬步水三軍已畢即修書一封具名馬異

錦酒醴等物遣使齎赴樊城見關公

藥呂蒙者是良藥藥關公者是毒藥良馬異錦等物換得箭上馬頭

時公正將息箭瘡按兵

不動忽報江東陸口守將呂蒙病危孫權取回調理近拜陸遜為將代呂蒙守陸口

今遜差人齎書具禮特來拜見關公召入指來使而言曰仲謀見識短淺用此孺子

為將

以漢升為老卒以伯言為孺子老與幼皆不入公之眼

來使伏地告曰陸將軍呈書備禮一來與君侯作賀二來

求兩家和好幸乞笑留

飛書書也言甘誘我也

公拆書視之書詞極其卑謹

言之太甘其中必苦

關公覽畢仰面大笑

令左右收了禮物發付使者回去使者回見陸遜曰關公欣喜無復有憂江東之意

遜大喜遣人探得關公果然撤荊州大半兵赴樊城聽調

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呂蒙之疾愈關公之疾作也

只待箭瘡

痊可便欲進兵遜察知備細即差人星夜報知孫權孫權召呂蒙商議曰今雲長果

撤荊州之兵攻取樊城便可設計襲取荊州卿與吾弟孫皎同引大軍前去如何孫

皎字叔明乃孫權叔父孫靜之次子也蒙曰主公若以蒙可用則獨用蒙若以叔明

可用則獨用叔明

兼用則敗專任則勝自古而然

豈不聞昔日周瑜程普為左右都督事雖決於瑜然普

自以舊臣而居瑜下頗不相睦後因見瑜之才方始敬服

體聲

今蒙之才不及瑜而

叔明之親勝於普恐未必能相濟也

老成之見

權大悟遂拜呂蒙為大都督總制江東諸路

軍馬令孫皎在後接應糧草蒙拜謝點兵三萬快船八十餘隻選會水者扮作商人

皆穿白衣在船上搖櫓

呂蒙用此法是大用之

却將精兵伏於艣艫船中次調韓當將欽朱

然潘璋周泰徐盛丁奉等七員大將相繼而進其餘皆隨吳侯為合後救應一面遣

此處不寫曲督孫

使致書曹操令進兵以襲雲長之後

此處不寫曲督孫

一邊是省筆

一面先傳報陸遜

此處不再寫陸遜

一邊亦是省筆

然後發白衣人駕快船往潯陽江去晝夜趲行直抵北岸江邊烽火臺上守臺軍盤問時吳

人答曰我等皆是客商因江中阻風到此一避隨將財物送與守臺軍士軍士信之

遂任其停泊江邊

有臺而無人與無臺等

約至二更艣中精兵齊出將烽火臺上官軍縛

倒暗號一聲八十餘船精兵俱起將緊要去處墩臺之軍盡行捉入船中不曾走了

一個於是長驅大進遂取荊州無人知覺

趙雲關張襲三郡用虛寫今呂蒙襲荊州用是寫

將至荊州呂蒙將沿江

墩臺所獲官軍用好言撫慰各各重賞令賺開城門縱火為號眾軍領命呂蒙便教

前導比及半夜到城下叫門門吏認得是荊州之兵開了城門眾軍一聲喊起就城

門裡放起號火

前有城外之大今有城中之大

吳兵齊入襲了荊州呂蒙便傳令軍中如有妄殺一人妄

取民間一物者定按軍法原任官吏並依舊職

此非呂蒙好處正是呂蒙好處

將關公家屬另養別宅不

許聞人攪擾

與呂布不害重德家小相似

一面遣人申報孫權一日大雨蒙上馬引數騎點看四門忽

見一人取民間箬笠以蓋鎧甲。蒙喝左右執下問之。乃蒙之鄉人也。蒙曰：汝雖係我

同鄉，但吾號令已出，汝故犯之。當按軍法。只欲結荆州之人，遂不得同鄉之人。其人泣告曰：某恐雨濕官

鎧，故取遮蓋，非為私用。乞將軍念同鄉之情。蒙曰：吾固知汝為覆官鎧，然終是不應

取民間之物。叱左右推下斬之。梟首傳示畢，然後收其屍首，泣而葬之。與曹操割髮以示眾一樣奸詐。

是三軍整肅，不一日。孫權領眾至，呂蒙出郭迎接，入衙，權慰勞畢，仍命潘濬為治中

掌荆州事。潘濬無用果，應王甫之言。監內放出于禁，遣歸曹操。為後文畫。安民賞軍，設宴慶賀。權謂呂

蒙曰：今荆州已得，但公安傅士仁、南郡麋芳，此二處如何收復？言未畢，忽一人出曰：

不須引弓發箭，某憑三寸不爛之舌，說公安傅士仁來降可乎？眾視之，乃虞翻也。權

曰：仲翔有何良策，可使傅士仁歸降？翻曰：某自幼與士仁交厚，今若以利害說之，彼

必歸降。與李俊說馬超彷彿相似。權大喜，遂令虞翻領五百軍，徑奔公安來。却說傅士仁聽知荆州

已失，急令閉城堅守。虞翻至，見城門緊閉，遂寫書拴於箭上，射入城中。軍士拾得，獻

與傅士仁。士仁拆書視之，乃招降之意。覽畢，想起關公去日恨吾之意，不如蚤降。應照

七十三即令大開城門，請虞翻入城。二人禮畢，各訴舊情。翻說吳侯寬洪大度，禮賢下

士。士仁大喜，即同虞翻賞印綬，來荆州投降。孫權大悅，仍令去守公安。未識此時劉璋在公安作何行徑。

玄德取益州於劉璋而荆州又為人所奪，得無報反之道有然耶？為之一嘆。呂蒙密謂權曰：今雲長未獲，留士仁於公安，久必有變。不

若使往南郡，招麋芳歸降，招麋芳即用傅士仁，殊不費力。權召傅士仁謂曰：麋芳與卿交厚，卿可招來歸。

降。孤自當有重賞。傅士仁慨然領諾。遂引十餘騎徑投南郡。招安麋芳。正是今日公安無守志。從前王甫是良言。未知此去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七十六回 徐公明大戰沔水

關雲長敗走麥城

徐晃聲東擊西。此沒彼現。只一員正將。兩員副將。寫來似有千軍萬馬之勢。可謂用兵之能者矣。晃之戰沔水。與張遼之戰合肥。彷彿相類。兩人皆有大將才。故關公與之友善。然遼能救公於患難之中。晃獨窮公於患難之際。則是之為人。殆遜於遼云。

田單之克復齊城也。以騎劫焚城外之骨。關公之不得復荊州也。以呂蒙能撫城中之民。此則其事之相反者矣。張良之以楚歌散楚兵也。欲使楚人之去。呂蒙之以荊兵召荊兵也。欲使荊人之來。此則其事之相類而相反者矣。關公用陽。而呂蒙用陰。關公用剛。而呂蒙用柔。其存恤將士之家。重待使命之辱。極加厚處。正是極奸猾處。

呂蒙之算傅士仁。與傅士仁之算麋芳。同一機謀也。蒙恐士仁之志未堅。招麋芳則士仁無貳心矣。士仁恐麋芳之意未決。殺使者則麋芳無歸路矣。孫權之策荊州。與曹操之策樊城。各一機謀也。吳致魏書而屬魏。勿洩。恐關公知之而回救。則荊州之襲未穩矣。魏得吳書而故令公知。使荊兵知之而欲歸。則樊城之圍自解。

矣或同或異俱極機謀之巧

或謂關公之走麥城與前之屯土山無異也何以以前不拒張遼之說而後獨拒諸葛瑾之言曰公固降漢不降曹者也操非借漢之名以招之終不能致之者也公但知有漢不知有曹又何知有孫然則其守麥城之心猶然守土山之心耳

劉封之不發救兵孟達寔教之然則劉封之罪其將視孟達而未減乎曰是不然達故蜀之降將劉璋可背則關公何不可背我無責焉耳若劉封則漢中王之養子也王與關公為一體負關公則是負王負關公猶可言也負漢中王不可言也此不得為劉封恕

却說麋芳聞荊州已失正無計可施忽報公安守將傅士仁至芳忙接入城問其事故士仁曰吾非不忠勢危力困不能支持我今已降東吳將軍亦不如蚤降芳曰吾等受漢中王厚恩安肯背之

此人尚
有良心

士仁曰關公去日痛恨吾二人倘一日得勝而回

必無輕恕公細察之芳曰吾兄弟久事漢中王豈可一朝相背

不為背玄德又
不為背糜竺

正猶豫間

忽報關公遣使至接入廳上使者曰關公軍中缺糧特來南郡公安二處取白米十

萬担令二將軍星夜去解軍前交割如遲立斬

分明是一道理
批推入東吳

芳大驚顧謂傅士仁曰今

荊州已被東吳所取此糧怎得過去士仁厲聲曰不必多疑遂拔劍斬來使於堂上

二人之罪糜
芳從末減

芳驚曰公如何士仁曰關公此意正要斬我二人我等安可束手受死公

今不蚤降東吳必被闕公所殺正說間忽報呂蒙引兵殺至城下

又是一

道道在杜芳大驚乃同傅

士仁出城投降

劉琦之妻弟費觀背姊夫而從立德立德之妻弟糜芳亦有姊夫而從東吳兩事相類

蒙大喜引見孫權權重賞二人安民已

畢大搞三軍

以上按下孫權一過

時曹操在許都正與眾謀士議荊州之事忽報東吳遣

使奉書至操召入使者呈上書信操拆視之書中具言吳兵將襲荊州求操夾攻雲

長且囑勿漏洩使雲長有備也

書在襲荊州之前此處照應前文操與眾謀士商議主簿董昭曰今樊城

被困引頸望救不如令人將書射入樊城以寬軍心且使闕公知東吳將襲荊州彼

恐荊州有失必速退兵却令徐晃乘勢掩殺可獲全功

東吳囑勿洩魏却欲洩之以亂闕公之心各人使乘各人為已兩難肚腸一般權詐

操從其謀一面差人催徐晃急戰一面親統大兵逕往雒陽之南陽陸坡駐紮以救

曹仁

以上按下曹操以下又敘徐晃

却說徐晃正坐帳中忽報魏王使至晃接入問之使曰今魏王引兵

已過雒陽令將軍急戰闕公以解樊城之困正說間探馬報說闕平屯兵在偃城廖

化屯兵在四冢前後一十二個寨柵連絡不絕晃即差副將徐商呂建假著徐晃旗

號前赴偃城與闕平交戰晃却自引精兵五百循沔水去襲偃城之後

呂蒙襲荊州用假名號後是襲偃城

用假名號

且說闕平聞徐晃自引兵至遂提本部兵迎敵兩陣對圓闕平出馬與徐商交鋒

只三合商大敗而走呂建出戰五六合亦敗走平乘勢追殺二十餘里忽報城中火

起平知中計急勒兵回救偃城正遇一彪軍擺開徐晃立馬在門旗下高叫曰闕平

賢姪好不知死汝荊州已被東吳奪了猶然在此狂為

故意在軍前說出以亂眾軍之心

平大怒縱馬掄刀

直取徐晃。不三四合。三軍喊叫。偃城中火光大起。平不敢戀戰。殺條大路。還奔四冢。

寨來。廖化接著。化曰。人言荊州已被呂蒙襲了。軍心驚慌。如之奈何。

此是魏軍散布流言。却在廖化口中說出。

平曰。此必訛言也。軍士再言者斬之。忽流星馬到。報說正北第一屯被徐晃領兵攻

打。

此特假徐晃非真徐晃也。平曰。若第一屯有失。諸營豈得安寧。此間皆靠沔水。賊兵不敢到此。吾

與汝同去救第一屯。廖化喚部將分付曰。汝等堅守營寨。如有賊到。即便舉火。部將

曰。四冢寨鹿角十重。雖飛鳥亦不能入。何慮賊兵。

為後文作反觀。

於是關平廖化盡起四冢寨

精兵。奔至第一屯駐紮。關平看見魏兵屯於淺山之上。

誘敵之計。

謂廖化曰。徐晃屯兵不得

地利。今夜可引兵劫寨。化曰。將軍可分兵一半前去。某當謹守本寨。是夜關平引一

枝兵殺入魏寨。不見一人。平知是計。火速退時。左邊徐商。右邊呂建。兩下夾攻。

但見二將不見。

徐晃徐晃此時已在四冢寨矣。

平大敗回營。魏兵乘勢追殺前來。四面圍住。關平廖化支持不住。棄了第

一屯。還投四冢寨來。早望見寨中火起。急到寨前。只見皆是魏兵旗號。

奪魏城用是為奪四冢用是為。

平等退兵。忙奔樊城大路而走。前面一軍攔住。為首大將乃徐晃也。

寫得徐晃出沒不測。

平化兩人

奮力死戰。奪路而走。回到大寨。來見關公曰。今徐晃奪了偃城等處。又兼曹操自引

大軍。分三路來救樊城。多有人言荊州已被呂蒙襲了。關公喝曰。此敵人訛言。以亂

我軍心耳。東吳呂蒙病危。孺子陸遜代之。不足為慮。

方知陸遜用計之妙。

言未畢。忽報徐晃兵至。公

令備馬。平諫曰。父體未痊。不可與敵。公曰。徐晃與我有舊。深知其能。若彼不退。吾先

斬之以警魏將遂披挂提刀上馬奮然而出魏軍見之無不驚懼關公之威雖死猶在何況當日公勒馬

問曰徐公明安在魏營門旗開處徐晃出馬欠身而言曰自別君侯倏忽數載不想

君侯鬚髮已蒼白矣憶昔壯年相從多蒙教誨感謝不忘君侯英風震於華夏使故

人聞之不勝歎美茲幸得一見深慰渴懷與曹操對騎公曰吾與公明交契深厚非比

他人今何故數窮吾兒耶晃回顧眾將厲聲大叫曰若取得雲長首級者重賞千金

忽然變臉前發後偃又與曹操對騎遂大不相同公驚曰公明何出此言晃曰今日乃國家之事某不敢以私廢公

公在華容時何嘗天壤言訖揮大斧直取關公公大怒亦揮刀迎之戰八十餘合公雖武藝絕倫

終是右臂少力關平恐公有失火急鳴金公撥馬回寨忽聞四下裡喊聲大震原來

是樊城曹仁聞曹操救兵至引軍殺出城來不從曹仁一邊殺來却從關公一邊寫出省筆與徐晃會合兩下夾攻

荊州兵大亂關公上馬引眾將急奔襄江上流頭背後魏兵追至關公急渡過襄江

望襄陽而奔忽流星馬到報說荊州已被呂蒙所奪家眷被陷此時方知關公大驚不敢

奔襄陽提兵投公安來探馬又報公安傅士仁已降東吳了此時方知關公大怒忽催糧人

到報說公安傅士仁往南郡殺了使命招糜芳都降東吳去了此時方知關公聞言怒氣

冲塞瘡口迸裂昏絕於地眾將救醒公顧謂司馬王甫曰悔不聽足下之言今日果

有此事三回中語因問沿江上下何不舉火探馬答曰呂蒙使水手盡穿白衣扮作客商

渡江將精兵伏於艍艍之中先擒了守臺士卒因此不得舉火公跌足嘆曰吾中奸

賊之謀矣有何面目見兄長耶

公此時之志已誓在必死

管糧都督趙累曰今事急矣可一面差人

往成都求救一面從旱路去取荊州

關公依言差馬良伊籍麇文三道星夜赴成都

求救

恨請援之不容耳

一面引兵來取荊州自領前隊先行留廖化關平斷後

解曹仁引眾將來見曹操泣拜請罪操曰此乃天數非汝等之罪也操重賞三軍親

至四冢寨周圍閱視顧謂諸將曰荊州兵圍斬鹿角數重徐公明深入其中竟獲全

功孤用兵三十餘年未敢長驅逕入敵圍公明真膽識兼優者也

玄德贊子龍只是一身胆今曹操贊徐晃又添一个

識眾皆嘆服操班師還於摩陂駐紮徐晃兵至操親出寨迎之見晃軍皆按隊伍而

行並無差亂操大喜曰徐將軍真有周亞夫之風矣

直殺沒摩陂當細柳

遂封徐晃為平南將軍同

夏侯尚守襄陽以遏關公之師操因荊州未定

荊州已定而云未定者以關公尚在故耳

就屯兵於摩陂以候

消息

按下曹操再敘關公

却說關公在荊州路上進退無路謂趙累曰目今前有吳兵後有魏兵吾

在其中救兵不至如之奈何累曰昔呂蒙在陸口時嘗致書君侯兩家約好共誅操

賊

前文但敘陸遜致書未敘呂蒙致書此又補前文之所未及

今却助操而襲我是背盟也君侯暫住軍於此可差人遣書

呂蒙責之看彼如何對答關公從其言遂修書差使赴荊州來却說呂蒙在荊州傳

下號令凡荊州諸郡有隨關公出征將士之家不許吳兵攪擾按月給與糧米有患

病者遣醫治療將士之家感其恩惠安堵不動

不是呂蒙好處正是呂蒙好處忽報關公使至呂蒙出郭

迎接入城以賓禮相待

使

使者呈書與蒙蒙看畢謂來使曰蒙昔日與關將軍結好

乃一己之私見。今日之事，乃上命差遣，不得自主。煩使者回報將軍，善言致意。關公單刀赴會

全用硬呂蒙此時全用軟遂設宴款待，送歸館驛安歇。於是隨征將士之家，皆來問信，有附家書者。

有口傳音信者，皆言家門無恙，衣食不缺。皆在呂蒙街中使者辭別呂蒙，蒙親送出城。使者回

見關公，具道呂蒙之語，并說荊州城中君侯家眷，并諸將家屬，俱各無恙，供給不缺。

公大怒曰：「此奸賊之計也。吾生不能殺此賊，死必殺之。」以雪吾恨。為後文伏線喝退使者，使

者出寨，眾將皆來探問家中之事。使者具言各家安好，呂蒙極其恩恤，并將書信傳

送各將，各將欣喜，皆無戰心。俱在呂蒙街中關公率兵取荊州，軍行之次，將士多有逃回荊州

者。關公愈加恨怒，遂催軍前進。忽然喊聲大震，一彪軍攔住為首大將，乃蔣欽也。從不

東吳欽來却從關公一邊撞見省筆之法勒馬挺槍大叫曰：「雲長何不早降？」關公罵曰：「吾乃漢將，豈降賊乎？」拍

馬舞刀，直取蔣欽，不三合，欽敗走。關公提刀追殺二十餘里，喊聲忽起。左邊山谷中，

韓當領軍衝出，右邊山谷中，周泰引軍衝出。蔣欽回馬復戰，三路夾攻。關公急撤軍

回走，行無數里，只見南山岡上人煙聚集，一面白旗招颭，上寫荊州土人四字。眾人

都叫本處人，速速投降。官催散關公吳之計關公大怒，欲上岡殺之。山崦內又有兩軍撞出，左邊丁

奉，右邊徐盛，并合將欽等三路軍馬，喊聲震地，鼓角喧天。將關公困在垓心。東吳既圍荊州可以已矣

又使眾將來攻關公其勢已極手下將士漸漸解散，比及殺到黃昏，關公遙望四山之上，皆是荊州土兵。

呼兄喚弟，覓子尋命，喊聲不住。軍心盡變，皆應聲而去。皆在呂蒙街中關公止喝不住，卻從止。

有三百餘人殺至三更正東上喊聲連天乃是關平廖化分兩路兵殺入重圍救出

關公關平告曰軍心亂矣必得城池暫屯以待援兵麥城雖小足可屯紮關公從之

催促殘軍前至麥城此時是麥城與二十回奔土山相似分兵緊守四門聚將士商議趙雲曰此處相近

上庸現有劉封孟達在彼把守可速差人往求救兵成都之救遠上庸之救近急則取其近者若得這枝軍馬

接濟以待川兵大至軍心自安矣正議間忽報吳兵已至將城四面圍定公問曰誰

敢突圍而出往上庸求救廖化曰某願往馬良伊籍之去也易廖化之去也難急則不避其難者關平曰我護送汝出

重圍關公即修書付廖化藏於身畔飽食上馬開門出城正遇吳將丁奉截住被關

平奮力衝殺奉敗走廖化乘勢殺出重圍投上庸去了關平入城堅守不出且說劉

封孟達自取上庸太守申耽率眾歸降因此漢中王加劉封為副將軍與孟達同守

上庸按後十回書當日探知關公兵敗二人正議間忽報廖化至封令請入問之化曰關公

兵敗現困於麥城被圍至急蜀中援兵不能旦夕即至特命某突圍而出求此求救

望二將軍速起上庸之兵以救此危倘稍遲延公必陷矣太史慈求救於平原是突如其來廖化求救於上庸是有因而至一則言之據

做一則言之急切封曰將軍且歇容某計議如此急事有何計議計議便不嫌了化乃至館驛安歇候發兵劉封謂孟達

曰叔父被困如之奈何達曰東吳兵精將勇且荊州九郡俱已屬彼止有麥城乃彈

丸之地又聞曹操親督大軍四五十萬屯於摩陂量我等山城之眾安能敵兩家之

強兵不可輕動又是一個傅士仁封曰吾亦知之奈關公是吾叔父安忍坐視而不救乎達笑曰

第...

將軍以關公為叔恐關公未必以將軍為姪也某聞漢中王初嗣將軍之時關公即

不悅

前文

後漢中王登位之後欲立後嗣問於孔明孔明曰此家事也問關張可矣漢

中王遂遣人至荊州問關公關公以將軍乃螟蛉之子不可僭立

補前文之所未及

勸漢中王遠

置將軍於上庸山城之地以杜後患

此特孟達挑撥之語

此事人人知之將軍豈反不知耶何今日

猶沾沾以叔姪之義而欲冒險輕動乎

如此挑撥但挑可恨可惡

封曰君言雖是但以何詞却之達

曰但言山城初附民心未定不敢造次興兵恐失所守封從其言次日請廖化至言

此山城初附之所未能分兵相救

又是一個廉芳○玄德與孔融疎矣與關謙又疎矣而能因太史慈之請而救孔融又能因孔融之請而救關謙今劉封乃聽孟達而拒廖化安得為君子乎

化大驚以頭叩地曰若如此則關公休矣達曰我今即往一杯之水安能救一車薪

之火乎將軍速回靜候蜀兵至可也化大慟告求

直欲殺中

劉封孟達皆拂袖而入

劉封之殺兆於此

廖化知事不諧尋思須告漢中王求救遂上馬大罵出城望成都而去却說關公在

麥城盼望上庸兵到却不見動靜手下止有五六百人多半帶傷城中無糧甚是苦

楚忽報城下一人教休放箭有話來見君侯公令放入問之乃諸葛瑾也禮畢茶罷

瑾曰今奉吳侯命特來勸諭將軍自古道識時務者為俊傑今將軍所統漢上九郡

皆已屬他人矣止有孤城一區內無糧草外無救兵危在旦夕將軍何不從瑾之言

歸順吳侯復鎮荊襄可以保全家眷幸君侯熟思之

張遼說關公是說之以理諸葛瑾說關公是說之以勢公為理屈不為勢屈也

關公正色而言曰吾乃解良一武夫

漢文帝與南越王書曰朕為皇帝側室之子也公開口一語正與相對

蒙吾主以手足相待安肯背

義投敵國乎。城若破有死而已。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竹可焚而不可毀其節。身雖殞名可垂於竹帛也。言賈金石汝勿多言。速請出城。吾欲與孫權決一死戰。瑾曰。吳侯欲與

君侯結秦晉之好。同力破曹。共扶漢室。別無他意。君侯何執迷如是。又照應前文。微嫌之事。言未

畢。關平拔劍而前。欲斬諸葛瑾。義氣凜然。今之立於公側。誠不愧矣。公止之曰。彼弟孔明在蜀。佐汝伯父。今

若殺彼。傷其兄弟之情也。自重其兄弟以及人之兄弟。惟其能忠所以能起。遂令左右逐出諸葛瑾。瑾滿面羞慚。上馬

出城。回見吳侯曰。關公心如鐵石。不可說也。孫權曰。真忠臣也。似此如之奈何。呂範

曰。某請卜其休咎。魏有官輅之下。吳有呂範之下。一則占定軍於先時。一則占參賊於臨事。權即令卜之。範揲著成象。乃地水師卦。更

有玄武臨應。主敵人遠奔。權問呂蒙曰。卦主敵人遠奔。卿以何策擒之。蒙笑曰。卦象

正合某之機也。關公雖有冲天之翼。飛不出吾羅網矣。正是

龍遊溝壑。遭蝦戲鳳。入牢籠被鳥欺。畢竟呂蒙之計何若。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才子書卷三十九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七十七回 王泉山關公顯聖

洛陽城曹操感神

雲長安在一語抵得一部金剛經妙義以安在二字推之微獨雲長為然也吳安在魏安在蜀安在三分事業三國人才皆安在哉凡有在者不在而惟無在者常在知其安在而雲長乃千古如在矣

昔之和尚能感神今之和尚善搗鬼看普靜獨自一個在王泉山修行方是清淨法師所以能點化雲長耳每見近日有一等沒髮光棍略誦幾句多心經輒欲升座說法盜襲幾句野狐禪便稱棒喝宗門聚徒成羣過都越國哄動男女填塞街巷布施金錢和尚搗鬼衆人見鬼總是一派鬼混恨不借雲長青龍刀一斬其魔障也

雲長英靈不泯固矣而赤兔馬亦在雲中豈馬為英雄之馬其英靈亦勝於人耶況青巾綠袍并青龍偃月刀皆依然如故得毋衣物器械亦有魂否曰無疑也其神靈則不獨相隨之人附之而靈其所用之物亦與之而俱靈平也倉也馬也刀也巾袍也皆宜與雲長並垂不朽者也或疑關張並是英雄而雲長顯聖不聞翼德顯聖何也曰翼德何嘗不顯聖相傳有在唐留姓在宋留名之說今張睢陽岳武穆聲靈赫然廟祀甚肅豈非翼德之未嘗死乎況桃園三人非三人也一人而已

雲長存。即謂之翼德存可耳。且謂與玄德俱存亦無不可耳。

關公既經普靜點化之後人相我相一切皆空何又有追呂蒙罵孫權驚曹操告玄德之事乎曰雲長不以生死而有異玉泉山之關公與鎮國寺之關公非有兩關公也善善惡惡因乎自然而我無與焉追所當追罵所當罵驚所當驚告所當告直以為未嘗追未嘗罵未嘗驚未嘗告而已不啻惟是五關斬將直是未嘗斬水滸七軍直是未嘗滸也

却說孫權求計於呂蒙蒙曰吾料關某兵少必不從大路而逃麥城正北有險峻小路必從此路而去可令朱然引精兵五千伏於麥城之北二十里彼軍至不可與敵只可隨後掩殺彼軍定無戰心必奔臨沮却令潘璋引精兵五百伏於臨沮山僻小路關某可擒矣權志在於得荊州耳何必害關公而後快若使魯肅而在決不為此今遣將士各門攻打只空北門待其出走

公於土山不使之走權圖公於麥城偏欲使之走

權聞計令呂範再卜之

管轄口只有一卜呂範一事而有再卜

卦成範告曰此卦主敵人投西北

而走今夜亥時必然就擒

玄屬水乃合玄武臨應之兆

權大喜遂令朱然潘璋領兩枝精兵各依軍令

埋伏去訖且說關公在麥城計點馬步軍兵止剩三百餘人糧草又盡是夜城外吳

兵招喚各軍姓名越城而去者甚多

項羽城下之役八千子弟俱散去何況三百人乎

救兵又不見到心中無計謂王

甫曰吾悔昔日不用公言今日危急將復何如甫哭告曰今日之事雖子牙復生亦

無計可施也

孔明現在他處不能救耳

趙累曰上庸救兵不至乃劉封孟達按兵不發之故何不棄

此孤城奔入西川再整兵來以圖恢復公曰吾亦欲如此遂上城觀之見北門外敵

軍不多因問本城居民此去往北地勢若何答曰此去皆是山僻小路可通西川公

曰今夜可走此路王甫諫曰小路有埋伏可走大路此時若用王甫之言或猶可免未可知也公曰雖有埋伏

吾何懼哉即下令馬步官軍嚴整裝束準備出城南哭曰君侯於路小心保重某與

部卒百餘人死據此城城雖破身不降也此言亦可貴金石與公並垂不朽矣專望君侯速來救援公亦與泣

別遂留周倉與王甫同守麥城關公自與關平趙雲引殘卒二百餘人突出北門公於

此時不即自殺者為欲圖後舉以報漢中王也關公橫刀前進行至初更以後是夜約走二十餘里只見山凹處金鼓

齊鳴喊聲大震一彪軍馬為首大將朱然驟馬挺槍叫曰雲長休走趁早投降免得

一死公大怒拍馬輪刀來戰朱然便走公乘勢追殺一棒鼓響四下伏兵皆起公不

敢戰望臨沮小路而走朱然率兵掩殺關公所隨之兵漸漸稀少兵之稀少非必盡死也大率為荆州兵招去耳走不

得四五里前面喊聲又震火光火起潘璋驟馬舞刀殺來公大怒輪刀相迎只三合

潘璋敗走公不敢戀戰急望山路而走背後關平趕來報說趙雲已死於亂軍中趙雲之死在關平口中敘出用處為妙關公不勝悲惶遂令關平斷後公自在前開路隨行止剩得十餘人行至

決石兩下是山山邊皆蘆葦敗草樹木叢雜時已五更將盡呂範上在亥時今却到五更讀者為李其數之不著矣正

走之間一聲喊起兩下伏兵盡出長鈎套索一齊並舉先把關公坐下馬絆倒關公

翻身落馬被潘璋部將馬忠所獲讀至此令人拍案一叫關平知父被擒火速來救背後潘璋朱

翻身落馬被潘璋部將馬忠所獲讀至此令人拍案一叫關平知父被擒火速來救背後潘璋朱

然率兵齊至把關平四下圍住平孤身獨戰力盡亦被執讀至此又拍案叫至天明孫權聞關公

父子已被擒獲大喜可聚眾將於帳中少時馬忠簇擁關公至前權曰孤久慕將軍

盛德欲結秦晉之好何相棄耶原來是不肯放觀之恨一笑公平昔自以為天下無敵今日何由被吾

所擒將軍今日還服孫權否曹操縱禮關公而孫權笑之不及曹操多矣關公厲聲罵曰碧眼小兒紫髯鼠輩吾

與劉皇叔桃園結義誓扶漢室豈與汝叛漢之賊為伍耶孫為漢賊而助操攻公則吳亦叛漢之賊也罵得快暢我今誤

中奸計有死而已何必多言權回顧眾官曰雲長世之豪傑孤深愛之今欲以禮相

待勸使歸降何如主簿左咸曰不可昔曹操得此人時封侯賜爵三日一小宴五日

一大宴上馬一提金下馬一提銀如此恩禮畢竟留之不住聽其斬關殺將而去公將

在事一提照應二十七回之事致使今日反為所逼幾欲遷都以避其鋒獨不提起筆容之事何耶今主公既已擒之若

不即除恐貽後患孫權沉吟半晌曰斯言是也遂命推出於是關公父子皆遇害曹操

不害關公而孫權害之不及曹操多矣時建安二十四年冬十月也關公卒年五十八歲後人有詩嘆曰

漢末才無敵雲長獨出羣神威能奮武儒雅更知文

天日心如鏡春秋義薄雲昭然垂萬古不止冠三分

又有詩曰

人傑惟追古解良士民爭拜漢雲長桃園一日兄和弟俎豆千秋帝與王

氣挾風雷無匹敵志垂日月有光芒至今廟貌盈天下古木寒鴉幾夕陽

關公既歿，坐下赤兔馬被馬忠所獲，獻與孫權。權即賜馬忠騎坐，具馬數日不食草。

料而死。此馬不為呂布死而為關公死，死得其所矣。馬亦能擇主乎。却說王甫在麥城中，骨顫肉驚，乃問周倉曰：「昨夜夢見

主公，渾身血污，立於前。急問之，忽然驚覺，不知主何吉凶？」前有關公之夢，又有王甫之夢。正說間，忽報吳

兵在城外，將關公父子首級招安。王甫周倉大驚，急登城視之。果關公父子首級也。

王甫大叫一聲，墮城而死。周倉自刎而亡。二人死且不朽，今人但望平與倉之像於公廟而不及王甫，趙雲二人猶為有闕也。於是麥城亦屬

東吳。却說關公英魂不散，蕩蕩悠悠，直至一處，乃荊門州當陽縣一座山，名為王泉

山。山上有一老僧，法名普靜，原是汜水關鎮國寺中長老。二十七回中之人，至此忽然照出，是熱鬧和尚。後因雲遊天下

來到此處，見山明水秀，就此結草為菴，每日坐禪參道。是清淨法師，不是熱鬧和尚。身邊只有一小行

者，化飯度日。小行者而思使之化飯便不似今之愛惜徒弟的和尚。是夜月白風清，三更以後，普靜正在菴中默坐，忽聞

空中有人大呼曰：「還我頭來！」說在空間有我，本無我何有頭？本無頭何有還？本無頭去何有頭來？若云無頭呼者是誰？若欲還頭還於何處？普靜仰面諦觀，只

見空中一人，騎赤兔馬，提青龍刀。左有一白面將軍，右有一黑臉虬髯之人相隨。關平

周倉在音靜眼中寫出妙在不知其人。一齊按落雲頭，至王泉山頂，普靜認得是關公，遂以手中塵尾擊其

戶曰：「雲長安在？」此語抵得升座說法一場。關公英魂領悟，即下馬乘風落於菴前。叉手問曰：「吾師何人？願

求法號。」普靜曰：「老僧普靜。昔日汜水關前鎮國寺中，曾與君侯相會。今日豈遂忘之

耶？」雲長空著靜亦空，何必忘何必不忘。公曰：「向蒙相救，銘感不忘。今某已遇禍而死，願求清誨，指點迷途。」普靜

曰：「昔非今是，一切休論。後果前因，彼此不爽。」四語抵得升座說法一場。今將軍為呂蒙所害，大呼還

我頭來。然則顏良文醜五關六將等衆人之頭。又將向誰索取耶。果將於是關公恍然大悟。稽首皈依而去。稽首則無頭而有頭。依則有我而無我矣。後往往於玉泉山顯聖護民。鄉人感其德。就於山

頂上建廟。四時致祭。後人題一聯於其廟云。

赤面秉赤心。騎赤兔追風。馳驅時無忘赤帝。

青燈觀青史。仗青龍偃月。隱微處不愧青天。

却說孫權既害了關公。遂盡得荆襄之地。賞犒三軍。設宴大會。諸將慶功。置呂蒙於上座。顧謂諸將曰。孤久不得荊州。今唾手而得。皆子明之功也。蒙再三遜謝。權曰。昔周郎雄略過人。破曹操於赤壁。周郎未嘗結連曹操勝於子明不幸早夭。魯子敬代之。子敬初見孤時。便

及帝王大略。此一快也。曹操東下。諸人皆勸孤降。子敬獨勸孤召公瑾。逆而擊之。此

二快也。子敬未嘗結連曹操又勝於子明惟勸吾借荊州與劉備。是其一短。借備以荊州合力拒操正是長策何云短也今子明設計定

謀。立取荊州。勝子敬周郎多矣。時討賊之義是呂蒙不如二人何得反曰勝之於是親酌酒賜呂蒙。呂蒙接酒欲飲。

忽然擲盃於地。一手揪住孫權。厲聲大罵曰。碧眼小兒。紫髯鼠輩。還識我不。令人嚇殺我子鳴呼

衆將大驚。急救時。蒙推倒孫權。大步前進。坐於孫權位上。兩眉倒豎。雙眼圓睜。大喝

曰。我自破黃巾以來。縱橫天下三十餘年。今被汝一旦以奸計圖我。我生不能啖汝

之肉。死當追呂賊之魂。我乃漢壽亭侯關雲長也。驚天動地之人自有此作威顯聖之事權大驚慌。忙率大

小將士皆下拜。只見呂蒙倒於地上。七竅流血而死。死得快暢孫權亦險些兒衆將見之。無不恐懼。

權將呂蒙屍首具棺安葬贈南郡太守潯陵侯命其子呂霸襲爵孫權自此感關公

之事驚訝不已忽報張昭自建業而來權召入問之昭曰今主公損了關公父子江

東禍不遠矣此人與劉備桃園結義之時誓同生死今劉備已有兩川之兵更兼諸

葛亮之謀張黃馬趙之勇備若知雲長父子遇害必起傾國之兵奮力報讐恐東吳

難與敵也勢所必然權聞之大驚跌足曰孤失計較也似此如之奈何却緣被呂蒙嚇了一跳昭曰

主公勿憂某有一計令西蜀之兵不犯東吳荊州如磐石之安權問何計昭曰今曹

操擁百萬之衆虎視華夏劉備急欲報讐必與操約和玄德必不與操連和但在東吳須以此度之耳若二處連兵

而來東吳危矣不如先遣人將關公首級轉送與曹操明教劉備知是操之所使必

痛恨於操西蜀之兵不向吳而向魏矣雖是東吳之所謀定亦曹操之所使嫁禍於操誠不為過吾乃觀其勝負於中取

事此為上策既欲嫁禍於人又欲取利於己人情大抵如是權從其言隨遣使者以木匣盛關公首級星夜送與曹

操夜眠今始貼席孰知操時操從摩陂班師回洛陽聞東吳送關公首級至喜曰雲長已死吾夜眠貼席矣

席將不能久貼也階下一人出曰此乃東吳移禍之計也又費識破操視之乃主簿司馬懿也

操問其故懿曰昔劉關張三人桃園結義之時誓同生死今東吳害了關公懼其復

讐故將首級獻與大王使劉備遷怒大王不攻吳而攻魏他却於中乘便而圖事耳

如燭照而龜卜操曰仲達之言是也孤以何策解之懿曰此事極易大王可將關公首級刻一

香木之軀以配之葬以大臣之禮劉備知之必深恨孫權盡力南征我却觀其勝負

蜀勝則擊吳吳勝則擊蜀二處若得一處那一處亦不久也華的又撞着華的操大喜從其計遂

召吳使入呈上木匣操開匣視之見關公面如平日操笑曰雲長公別來無恙與華容道相見

之語一報前是言未訖只見關公口開目動鬚髮皆張操驚倒操倒孫權又嚇倒曹曰衆官急救

良久方醒顧謂衆官曰關將軍真天神也吳使又將關公顯聖附體罵孫權追呂蒙

之事告操操愈加恐懼活關公可怖死關公更可怖死遂設牲醴祭祀刻沉香木為軀以王侯

之禮葬於洛陽南門外令大小官員送殯操自拜祭贈為荆王差官守墓即遣吳使

回江東去訖以上按上曹操却說漢中王自東川回成都法正奏曰主上先夫人去世孫

夫人又南歸未必再來以下按敘玄德人倫之道不可廢也必納王妃以

襄內政漢中王從之法正復奏曰吳懿有一妹美而且賢嘗聞有相者相此女後必

大貴前敘下此敘先曾許劉焉之子劉瑁瑁蚤夭其女至今寡居大王可納之為妃

止說婚姻却漢中王曰劉瑁與我同宗於理不可爲於其兄弟宜法正曰論其親疎何異晉

丈之與懷顧乎漢中王乃依允遂納吳氏為王妃玄德應允後生二子長劉永字公

壽次劉理字奉孝法正從謀且說東西兩川民安國富田禾大成忽有人自荆州來言東吳

求婚於關公關公力拒之法正議婚東吳亦議婚玄德應允孔明曰荆州危矣可使人替關公回

若能如此荆州不失若能有此言未有事正商議間荆州捷報使命絡繹而至不一日關興到具言水滄七軍

之事忽又報馬到來報說關公於江邊多設墩臺提防甚密萬無一失因此玄德放

心補敘

忽一日。玄德自覺渾身肉顫行坐不安。至夜不能寐。睡起坐內室。秉燭看書。覺

神思昏迷。伏几而卧。室中忽起一陣冷風。燈滅復明。抬頭見一人立於燈下。寫得閃忽可畏玄德

問曰。汝何人。黃夜至吾內室。具人不答。玄德疑怪。自起視之。乃是關公於燈影下往

來躲避。

與玉泉山頂孫權座間另是一般光景

玄德曰。賢弟別來無恙。夜深至此。必有大故。吾與汝情同骨

肉。因何迴避。關公泣告曰。願兄起兵以雪弟恨。言訖。冷風驟起。關公不見。玄德忽然

驚覺。乃是一夢。

前敘玉甫一夢。此又敘玄德一夢。

時正三鼓。玄德大疑。急出前殿。使人請孔明來。孔明入

見。玄德細言夢警。孔明曰。此乃主上心思。關公故有此夢。何必多疑。

人亦有言將信將疑。暗喻心目臨窺見之。

玄德再三疑慮。孔明以善言解之。

讀者至此必疑孔明糊塗矣。

孔明辭出。至中門外。迎見許靖。靖曰。某

纔赴軍師府下。報一機密。聽知軍師入宮。特來至此。孔明曰。有何機密。靖曰。某適聞

外人傳說。東吳呂蒙已襲荊州。關公已遇害。故特來密報軍師。孔明曰。吾夜觀天象。

見將星落於荊楚之地。已知雲長必然被禍。但恐主上憂慮。故未敢言。

方知孔明心中已是明白。

人正說之間。忽然殿內轉出一人。扯住孔明衣袖而言曰。如此凶信。公何瞞我。孔明

視之。乃玄德也。

玄德忽見燈下一人孔明怒見殿後一人皆寫得突兀。

孔明許靖奏曰。適來所言。皆傳聞之事。未足深信。

願主上寬懷。勿生憂慮。玄德曰。孤與雲長誓同生死。彼若有失。孤能獨生耶。

有此一語。二公一發不肯

說定話

孔明許靖正勸解之間。忽近侍奏曰。馬良伊籍至。

接前

玄德急召入問之。二人具說

荊州已失。關公兵敗求救。

妙在只說得一半。尚不知有後事。

呈上表章。未及拆觀。侍臣又奏。荊州廖化至。

接前史意

玄德急召入。化哭拜於地。細奏劉封孟達不發救兵之事。亦只曉得一天半。尚不知有後事。玄德大驚曰。若

如此吾弟休矣。孔明曰。劉封孟達如此無禮。罪不容誅。主上寬心。亮親提一旅之師

去救荊州之危。有此言不玄德泣曰。雲長有失。孤斷不獨生。孤來日自提一軍去救雲長

遂一面差人赴閬中報知翼德。一面差人會集人馬。預為後文使筆。足見三人同心。未及天明。一連數次

報說。關公夜走臨沮。為吳將所獲。義不屈節。父子歸神。一路俱作吞吐之事。至此方纔敘完絕妙筆法。玄德聽罷。大

叫一聲。昏絕於地。正是

為念當年同誓死。忍教今日獨捐生。未知玄德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七十八回 治風疾神醫身死

傳遺命奸雄數終

曹操之殺華陀。以陀之將殺操也。陀療操而何以云殺操。曰鑿其頭則是欲殺之也。臂可刮。未聞頭可鑿。如鑿其頭而能活。必如左慈之幻術則可。若以言醫則無是理也。無是理則其欲殺之無疑也。曷為療關公則療之。療曹操則欲殺之。曰能慕義者必惡惡於其慕關公之義而療公。則知其必能殺操者耳。故華陀之死當與吉平之死並傳。

或惜華陀之書不傳。而後世無神醫。此言非篤論也。醫者意也。意豈書之所能傳

乎。不可知之謂神。醫而曰神。神豈書之所得而解乎。以書治病者。不謂之知醫。猶

之以書用兵者。不謂之知兵。陀之書與孟德新書而俱焚。焚之誠是也。吳氏之婦

焚之為其書之足以殺身若使吳氏之婦不焚之而今人學之又恐其書之足以殺人耳。

曹操死於庚子之年戊寅之月而十回之前蚤有左慈金鼠土虎一言伏案矣然而數之未盡事在將來觸左慈而不死觸樹神而後死前文之左慈特為此卷之引子也猶之合眼見關公而不死開眼見伏后諸人而後死此卷之關公特為前卷之餘波也且樹神又為伏后諸人之引子而夏侯惇見伏后又為曹操見伏后之餘波斯篇略借鬼神之事警戒奸雄事極其妙文亦極其妙

曹操之託文王與王莽之託周公相似而曹操又巧於王莽何也篡國之事王莽身自為之曹操不自為之而使其子為之則莽拙而操巧也王莽以金滕學周公又以居攝學虞舜是欲以一身而兼學兩聖人之事曹操以其身學文王而使其子學武王是欲以兩世而分學兩聖人之事嗚呼以聖人之事而乃為奸雄之所竊豈不重可嘆耶

或見曹操分香賣履之命以為平生奸偽死見真性不知此非曹操之真仍是曹操之偽也非至死而見真乃至死而猶偽也臨終遺命有大於禪代者乎乃家人婢妾無不處置詳盡而獨無一語及禪代之事是欲使天下後世信其無篡國之心於是子孫蒙其惡名而已則避之即自比周文之意耳其意欲欺盡天下後世

之人。而天下後世之無識者。乃遂為其所欺。操真奸雄之尤哉。

曹操平生無真。至死猶假。則分香賣履是也。臨死無真。死後猶假。則疑塚七十二是也。以生曹操欺人。不奇。以死曹操欺人。則奇矣。以一假曹操欺人。不足奇。以無數假曹操欺人。則更奇矣。然曹操之死。以假混真。雖有無數假曹操。其中却有一真曹操。曹操之生。有假無真。人只見得一假曹操。到底不曾認得一真曹操。不獨死曹操是假。即活曹操亦是假。不獨假曹操是假。即真曹操亦是假。是其生又幻於其死云。

曹操既護其生前之身。又護其死後之身。則疑塚七十二是也。既護其死後之形。又欲娛其死後之魂。則命設帷帳於銅雀臺。每進食必奏樂是也。其生前之作惡。不畏死後之受譴者。以死後之無知耳。若欲娛死後之魂。則是有知矣。豈受譴則無知。而娛樂則有知乎。其殺人於生前。不畏其報復於死後者。以他人死後之無知耳。若欲娛其死後之魂。則已固有知矣。豈已之死則有知。而他人之死則無知乎。究竟果報昭然。厲鬼終當殺賊。地獄既設。遊魂難至。銅臺我歎曹操之巧。終笑曹操之愚。

觀三馬同槽之夢。又在馬騰既死之後。而竊嘆數之所伏。有非人意計之所得防也。周王以繁旅之謠殺弓人。而不知其應在褒姒。漢武以獄中天子氣而殺罪人。

而不知其應在病已王莽以易名應讖之故而殺劉歆而不知其應在光武今操之夢兆亦猶是矣若謂前之夢為西涼則馬休馬鐵固合而為三若謂後之夢為西涼則馬超馬岱已僅存其二因後之謬并識前之非而既識前之非更無從考其後之是讀者至此為之喟然

却說漢中王聞關公父子遇害哭倒於地眾文武急救半晌方醒扶入內殿孔明勸

曰主上少憂自古道死生有命關公平日剛而自矜故今日有此禍

以不記軍師東和孫權一語故似有埋怨之意

主上且宜保養尊體徐圖報讐玄德曰孤與關張二弟桃園結義時誓同生死今雲

長已亡孤豈能獨享富貴乎言未已只見關興號慟而來玄德見了大叫一聲又哭

絕於地

羊舌見向成而泣況玄德乎

眾官救醒一日哭絕三五次三日水漿不進只是痛哭淚濕衣襟

斑斑成血

是真哥哥不是假哥哥

孔明與眾官再三勸解玄德曰孤與東吳誓不同日月也

不反兵之德非

孔明曰聞東吳將關公首級獻與曹操操以王侯禮祭葬之玄德曰此何意也

孔明曰此是東吳欲移禍於曹操操知是謀故以厚禮葬關公令主上歸怨於吳也

玄德曰吾今即提兵問罪於吳以雪吾恨

含恨而單舉吳

孔明諫曰不可今吳

欲令我伐魏魏亦欲令我伐吳各懷謫計伺隙而乘主上只宜按兵不動且與關公

發喪待吳魏不和乘時而伐之可也

此以吳魏並說

眾官又再三勸諫玄德方纔進膳傳旨川

中大小將士盡皆挂孝

蓋為後文然最伏筆

漢中王親出南門招魂祭奠號哭終日

詩曰尚慎時哉猶來無死今竟死矣弟祭不至

第七十八回

招魂何依為之兄者能不悲哉
以上按下立德以下先敘曹操

却說曹操在洛陽自葬關公後每夜合眼便見關公

與孫策見于
吉彷彿相似

操甚驚懼問於眾官眾官曰洛陽行宮舊殿多妖可造新殿居之

操自將兄
與殿何十

操曰吾欲起

一殿名建始殿當名曰
命終殿恨無良工賈詡曰洛陽良工有蘇越者最有巧思操召入令畫

圖像蘇越畫成九間大殿前後廊廡樓閣呈與操操視之曰汝畫甚合孤意但恐無

棟梁之材為巨室必使
工師求大木蘇越曰此去離城三十里有一潭名躍龍潭前有一祠名躍龍

祠祠傍有一株大梨樹高十餘丈堪作建始殿之梁操大喜工師得大
木則手吉即令工人到彼砍

伐次日回報梨樹鋸解不開斧砍不入不能斬伐操不信自領數百騎直至躍龍祠

前下馬仰觀那樹亭亭如華蓋直侵雲霄並無曲節在曹操眼中
細看一番操命砍之鄉老數人

前來諫曰此樹已數百年矣常有神人居其上恐未可伐卧龍因有棟梁之才躍龍祠亦
有棟梁之才皆是神奇不同操大

怒曰吾平生遊歷普天之下四十餘年上至天子下及庶人無不懼孤是何妖神敢

違孤意好言
賞言訖拔所佩劍親自砍之錚然有聲血濺滿身樹亦有血余
何人無血性操愕然大驚擲

劍上馬回至宮內是夜二更操睡卧不安坐於殿中隱几而寐忽見一人披髮仗劍

身穿皂衣直至面前指操喝曰吾乃梨樹之神也汝蓋建始殿意欲篡逆却來伐吾

神木吾知汝數盡特來殺汝草木非人尚能討賊人非
草木却多能賊為之一嘆操大驚急呼武士安在皂衣人仗劍砍

操操大叫一聲忽然驚覺頭腦痛疼不可忍急傳旨遍求良醫治療不能痊可眾官

皆憂華歆入奏曰大王知有神醫華陀否華歆不識
曹孟德言操曰即江東醫周泰者乎又將孟
白未與歆曰

是也操曰雖聞其名未知其術歆曰華陀字元化沛國譙郡人也其醫術之妙世所罕有但有患者或用藥或用針或用灸隨手而愈若患五臟六腑之疾藥不能效者

以麻肺湯飲之令病者如醉死却用尖刀割開其腹以藥湯洗其臟肺曹操一吐皮汗痛當用何物洗之病

人略無疼痛洗畢然後以藥線縫口用藥敷之或一月或二十日即平復矣其神妙

如此一日陀行於道上聞一人呻吟之聲陀曰此飲食不下之病問之果然陀令取

蒜齏汁三升飲之吐蛇一條長二三尺飲食即下曹操脫中一蛇此蛇不止一條廣陵太守陳登心中煩

懣面赤不能飲食求陀醫治陀以藥飲之吐蟲三升皆赤頭首尾動搖登問其故陀

曰此因多食魚腥故有此毒今日雖可三年之後必將復發不可救也後陳登果三

年而死陳登在徐州事已備數十回忽以聞筆應出妙又有一人眉間生一瘤瘡不可當令陀視之陀曰內有飛物

人皆笑之陀一刀割開一黃雀飛去病者即愈奇蛇之視君如君病清欲帝之不能飛也有一人被犬咬足指

隨長肉二塊一痛一癢俱不可忍陀曰痛者內有針十個癢者內有黑白棋子二枚

更奇○操之能利人能算人忘亦當生此二物人皆不信陀以刀割開果應其言此人真扁鵲倉公一流也於百忙中忽敘幾箇事

現居金城離此不遠大王何不召之操即差人星夜請華陀入內令診脉視疾陀曰

大王頭腦疼痛因患風而起病根在腦袋中風涎不能出枉服湯藥不可治療某有

一法先飲麻肺湯然後用利斧砍開腦袋取出風涎方可除根與吉平用藥之意相同操大怒曰

汝要殺孤耶陀曰大王曾聞關公中毒箭傷其右臂某刮骨療毒關公略無懼色周泰

第一才子書 卷三十九 第七十八回

事在曹操口中照應關公事在華陀口中照應前文

今大王小可之疾何多疑焉操曰臂痛可刮腦袋

安可砍開汝必與關公情熟乘此機會欲報讐耳

非但為關公報讐且為天子討賊

呼左右擎下獄中拷問

其情賈詡諫曰似此良醫世罕其匹未可廢也操叱曰此人欲乘機害我我正與吉

平無異照應二十四事急令追拷華陀在獄有一獄卒姓吳人皆稱為吳押獄此人每日以酒

食供奉華陀陀感其恩乃告曰我今將死恨有青囊書未傳於世感公厚意無可為

報我修一書公可遣人送與我家取青囊書來贈公以繼吾術吳押獄大喜曰我若

得此書棄了此役醫治天下病人以傳先生之德

有此心便可繼吾術不必書也

陀即修書付吳押獄吳

押獄直至金城問陀之妻取了青囊書回至獄中付與華陀檢看畢陀即將書贈與

吳押獄吳押獄持回家中藏之

以酒肉換青囊書大是便宜換了此書便有無數酒肉吃矣

旬日之後華陀竟死於獄中吳

押獄買棺殯殮訖只算謝師錢脫了差役回家欲取青囊書看習只見其妻正將書在那裡

焚燒

婦人不愛醫書非不愛書

吳押獄大驚連忙搶奪全卷已被燒毀只剩得一兩頁吳押獄怒罵

其妻妻曰縱然學得與華陀一般神妙只落得死於牢中要他何用

亦是諺人之言吳押獄嗟

嘆而止因此青囊書不曾傳於世所傳者止闍雞猪等小法乃燒剩一兩頁中所載

也後人有詩嘆曰

華陀仙術比長桑神識如窺垣一方惆悵人亡書亦絕後人無復見青囊

却說曹操自殺華陀之後病勢愈重又憂吳蜀之事正慮間近臣忽奏東吳遣使上

書操取書拆視之略曰

臣孫權久知天命已歸主上伏望早正大位遣將剿滅劉備掃平兩州臣即率

下納土歸降矣

孫權此時之甘為漢賊無疑矣

操觀畢大笑出示羣臣曰是兒欲使吾居爐火上耶侍中陳羣等奏曰漢室久已衰微殿下功德巍巍生靈仰望今孫權稱臣歸命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殿下宜應天順人早正大位

令人追思荀彧前從尚有良心

操笑曰吾事漢多年雖有功德及民然位至於王名爵已

極何敢更有他望苟天命在孤孤為周文王矣

隱然以篡逆之事留與曹操

司馬懿曰今孫權既稱

臣歸附主上可封官賜爵令拒劉備

權欲使操攻備操又使權攻備兩家之意只在於一勘進一勝皆皆解翁之意不在酒

操從之表封孫

權為驃騎將軍南昌侯領荊州牧即日遣使賞誥敕赴東吳去訖操病勢轉加忽一

夜夢三馬同槽而食及曉問賈詡曰孤向日曾夢三馬同槽疑是馬騰父子為禍

此夢

在殺馬勝之前於此補照出來

今騰已死昨宵復夢三馬同槽主何吉凶

曹孟未算早為司馬氏預兆

詡曰祿馬吉兆也祿

馬歸於曹主上何必疑乎

與關平解猜為龍彷彿相似今之代人許還學者大抵類此

操因此不疑後人有詩曰

三馬同槽事可疑不知已植晉根基曹瞞空有奸雄略豈識朝中司馬師

是夜操卧寢室至三更覺頭目昏眩乃起伏几而卧忽聞殿中聲如裂帛操驚視之

忽見伏皇后董貴人二皇子并伏完董承等二十餘人渾身血污立於愁雲之內隱

隱聞索命之聲

從前作過事沒興一齊來

操急拔劍望空砍去忽然一聲响亮震塌殿宇西南一角

新殿造不成
舊殿又塌了

操驚倒於地近侍救出遷於別宮養病次夜又聞殿外男女哭聲不絕

是神附於身曹操是鬼集於尸然操何以不
附曰一則可耐多則不勝其耐故不附耳

至曉操召羣臣入曰孤在戎馬之中三十餘年未嘗

信怪異之事今日為何如此羣臣奏曰大王當命道士設醮修禳操嘆曰聖人云獲

罪於天無所禱也

獲罪於天一語自寫供招然此欲學文
王何不更學孔子之言曰某之禱久矣

孤天命已盡安可救乎遂不允設醮次

日覺氣冲上焦目不見物急召夏侯惇商議惇至殿門前忽見伏皇后董貴人二皇

子伏完董承等立在陰雲之中

曹操是雙目見之夏
侯惇是一眼見之

惇大驚昏倒左右扶出自此得病操

召曹洪陳羣賈詡司馬懿等同至卧榻前囑以後事曹洪等頓首曰大王善保玉體

不日定當霍然操曰孤縱橫天下三十餘年羣雄皆滅止有江東孫權西蜀劉備未

曾剿除孤今病危不能再與卿等相敘特以家事相託

但言家事而不言國
事是失賊奸情處

孤長子曹昂

劉氏所生不幸早年歿於宛城

又將前日
事一提

卞氏生四子丕彰植熊孤平生所愛第三子植

為人虛華少誠寔嗜酒放縱因此不立次子曹彰勇而無謀四子曹熊多病難保惟

長子曹丕篤厚恭謹可繼我業卿等宜輔佐之

但言立丕自繼更不說
劉禪代事奸猾之極

曹洪等涕泣領命而

出操令近侍取平日所藏名香分賜諸侍妾且囑曰吾死之後汝等須勤習女工多

造絲履賣之可以得錢自給

不知操者但謂其兒
女情深英雄氣短

又命諸妾多居於銅雀臺中每日設祭

必令女伎奏樂上食

劉表之妻妒及於鬼恐其以鬼悅
鬼也今操之遺命又欲以鬼悅鬼

又遺命於彭德府講武城外設立疑塚

七十二勿令後人知吾葬處恐為人所發掘故也

以此自防亦是苦矣若使後人
將七十二塚盡掘之為之奈何囑畢長嘆一

聲淚如雨下須臾氣絕而死壽六十六歲時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也

是子年寅月後正應左慈語

人有鄴中歌一篇嘆曹操云

城則鄴城水漳水定有異人從此起雄謀韻事與文心君臣兄弟而父子英雄未有俗胸中出沒豈隨人眼底功首罪魁非兩人遺臭流芳本一身文章有神霸有氣豈能苟爾化為羣橫梁築臺距太行氣與理勢相低昂安有斯人不作逆小不為霸大不王霸王降作兒女鳴無可奈何中不平請禱明知非有益分香未可謂無情嗚呼古人作事無鉅細寂寞豪華皆有意書生輕議塚中人塚中笑爾書生氣

却說曹操身亡文武官員盡皆舉哀一面遣人赴世子曹丕鄆陵侯曹彰臨淄侯曹

植蕭懷侯曹熊報喪

曹操未見四子而死為之一嘆

眾官用金棺銀槨將操入殮星夜舉靈輓赴鄴郡來

曹操不死於鄴郡而死於洛陽與先主不死於成都而死於白帝相似

曹丕聞知父喪放聲痛哭率大小官員出城十里伏道迎觀

入城停於偏殿官僚挂孝聚哭於殿上忽一人挺身而出曰請世子息哀且議大事

眾視之乃中庶子司馬孚也孚曰魏王既薨天下震動當蚤立嗣王以安眾心何但

哭泣耶羣臣曰世子宜嗣位但未得天子詔命豈可造次而行

此時天子詔已屬吳文而猶欲待之者欺人耳目耳

尚書陳矯曰王薨於外愛子私立彼此生變則社稷危矣遂拔劍割下袍袖厲聲曰

即今日便請世子嗣位眾官有異議者以此袍為例

此時已不欲奉天子詔矣

百官悚懼忽報華歆

自許昌飛馬而至。衆皆大驚。須臾華歆入。衆問其來意。歆曰：「今魏王薨逝，天下震動。」

何不早請世子嗣位？」衆官曰：「正因不及候詔命，方議欲以王后卞氏慈旨立世子為王。」

未得父令，乃欲奉母命，然操之所以無令者，以天子詔可以取之。如奇虎臣自能為我請之，故不必以己之令令之也。歆曰：「吾已於漢帝處索得詔命在此。」

衆皆踴躍稱賀。歆於懷中取出詔命，開讀。一班亂賊贊成，曹丕篡漢之基。原來華歆謫事魏，故草此詔，威逼

獻帝降之。與破壁取后正是一樣盡忠。帝只得聽從。故下詔，即封曹丕為魏王丞相，冀州牧。丕即日登

位，受大小官僚拜舞起居。正宴會慶賀間，忽報驛陵侯曹彰自長安領十萬大軍來

到，不大驚。前華歆來，衆皆吃一嚇。今曹彰來，曹丕亦吃一嚇。遂問羣臣曰：「黃鬚小弟平日性剛，深通武藝，今提兵遠來，

必與孤爭王位也。如之奈何？」忽階下一人應聲出曰：「臣請往見驛陵侯，以片言折之。」

衆皆曰：「非大夫莫能解此禍也。」正是。

試看曹氏丕彰事，幾作袁家譚尚爭。未知此人是誰，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才子書卷四十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七十九回 兄逼弟曹植賦詩

姪陷叔劉封伏法

劉曹之相形何厚薄之懸殊乎。玄德以異姓之兄而痛悼其弟之亡。曹丕以同胞之兄而急欲其弟之死。一則痛義弟之死而不顧其養子之恩。一則欲親弟之亡而不顧其生母之愛。君子於此有天倫之感焉。

甚矣名之不可竊而寔之不可誣也。操以武王之事遺其子而自比於文王。丕則不以文王之事目其父而仍諡之曰武王。是父欲避改革之名而讓之後人。子又避改革之寔而歸之先世也。歸之先世而魏之篡漢非丕篡之寔。操欲欺人而子先不能欺操。欲自掩而子不為之掩。嗚呼！奸雄之奸亦復用何哉。

文章足以殺身而有時乎。亦足以救死。文章足以取忌而有時乎。亦足以動人。如子建之七步成章是已。楊惲種豈之歌適觸君王之怒。不若子建煮豈之詠能發兄弟之悲。朱虛畊田之吟但寒異姓之心。不若子建燃豈之詩能解同氣之怨。劉勝聞樂之對自述涕泣之情。又不若子建金中之辭能墮他人之淚。此豈獨當時為然哉。凡今之人有以兄弟而相煮者。觀於其文亦宜為之泣然矣。

曹子建亦嘗倩人代筆矣。楊修手教數十條是也。然子建倩人代筆面試却不出醜。不似今人倩人代筆面試即便出醜。面試不出醜連平日之代筆者亦信其自

作面試一出醜。連平日之自作者。亦疑其代筆。故惟才如子建。可不倩人。亦惟才如子建。可以偶一倩人。

觀曹氏之得免於內亂。而知天之不欲祚漢也。儒若曹熊。不足論耳。曹彰以勇略自矜。而驅雄兵於鄴郡。曹植以才名自恃。而聚文士於臨淄。岌岌乎幾不免內亂之作矣。使亦如譚與尚之相爭。琦與琮之相惡。而漢中王得乘隙以攻之。豈不大快事哉。乃熊既死。彰既歸。而曹植亦束手而受縛。君子以為魏之幸。而漢之不幸云。

劉封之拒孟達。與麋芳之從傅士仁。則有異矣。然既能拒之於終。何不拒之於始。既能斬孟達之使。而不降曹操。何以聽孟達之譖。而不救關公乎。南郡之救樊城也難。麋芳不聽士仁。則必死上庸之援。麥城也易。封不聽孟達。則未必至於死。惜其見之不早耳。

劉封雖有罪。而先主殺之。亦未得其當也。其不救關公也可罪。其不降曹氏也可原。其拒孟達於後也可嘉。則其悔聽孟達於前也。亦可諒而喪一義弟。又殺一義兒。誠計之左矣。且既欲殺之。不即召而殺之。而使喪師失地。以重其辜。則先主有三失焉。彼自知獲戾。而將兵於外。安保其無降魏之心。其失算者一。以一劉封當徐晃。夏侯尚。孟達之師。明知非敵。而故遣焉。是棄劉封。并棄五萬人。其失算者二。

孟達已去不更令別將以守上庸。而至有申耽申儀之叛，使劉封進退無路。是棄劉封并棄上庸之地，其失算者三。有此三失，宜先主之終悔與。

張松法正孟達彭義四人皆賣國而各有不同。初欲投曹操而繼乃向先主者，張松也。既歸先主而又欲叛先主者，彭義也。事劉而復降曹，降曹而其後又欲歸劉者，孟達也。其背劉璋之後始終事先主者，惟法正一人而已。雖然，法正孟達同功一體，孟達有罪，法正必不自安。幸其時正已死耳。若正而在，安保其不為彭義乎？荀曰：始終無二，吾於法正未之敢信。

却說曹丕聞曹彰提兵而來，驚問眾官。一人挺身而出，願往折服之。眾視其人，乃諫

議大夫賈逵也。曹丕大喜，即命賈逵前往。逵領命出城，迎見曹彰。彰問曰：先王璽綬

安在？一見便問璽綬黃鬚兒幾欲學紫鬚兒逵正色而言曰：家有長子，國有儲君。先王璽綬非君侯之所宜

問也。意正而詞嚴彰默然無語，乃與賈逵同入城至宮門前。逵問曰：君侯此來欲奔喪耶？欲

爭位耶？本欲其退兵却先問此二語妙甚彰曰：吾來奔喪，別無異心。逵曰：既無異心，何故帶兵入城？彰即時

叱退左右將士。妙在不教之退而自退隻身入內，拜見曹丕。兄弟二人相抱大哭。曹彰將本部軍

馬盡交與曹丕，丕令彰回鄢陵自守。彰拜辭而去。於是曹丕安居王位，改建安二十

五年。為延康元年。未篡位先改元奇絕諺云自肚裏改年號即此便為篡位之兆封賈詡為太尉，華歆為相國，王朗為御史大

夫。大小官僚盡皆陞賞。諡曹操曰武王。曹操自比文王而曹丕偏不諡之曰文偏諡之曰武葬於鄴郡高陵，令于禁董治

陵事。禁奉令到彼。只見陵屋中白粉壁上。圖畫關雲長水滄七軍擒獲于禁之事。

文字

照應之妙。畫雲長儼然上座。龐德憤怒不屈。于禁拜伏於地。哀求乞命之狀。教他看曹操的墳墓。却

看了自己的行樂。又看了關公的喜神。原來曹丕以于禁兵敗被擒。不能死節。既降敵而復歸。心鄙其為人。故先

令人圖畫陵屋粉壁。故意使之往見以愧之。

曹丕這臣下是一幅畫。雖兄弟是首詩看畫。所以陶情吟詩。所以遣興。自有詩畫以來。未有如于禁曹植之不堪者也。當

下于禁見此畫像。又羞又惱。氣憤成疾。不久而死。

死後人有詩嘆曰。

三十年來說舊交。可憐臨難不忠曹。知人未向心中識。畫虎今從骨髓描。

却說華歆奏曹丕曰。鄢陵侯已交割軍馬。赴本國去了。臨淄侯植。蕭懷侯熊。二人竟

不來奔喪。理當問罪。

不知君臣之義者。定不喜處人兄弟之間。

丕從之。即分遣二使。往二處問罪。不一日。蕭懷

使者回報。蕭懷侯曹熊。懼罪自縊身死。

先通了一人兄弟。

丕令厚葬之。追贈蕭懷王。又過了一日。

臨淄使者回報。說臨淄侯日與丁儀。丁廙兄弟二人。酣飲悖慢。無禮聞使命至。臨淄

侯端坐不動。丁儀罵曰。昔日先王本欲立吾主為世子。被讒臣所阻。今王喪未遠。便

問罪於骨肉何也。

是責曹丕。

丁廙又曰。據吾主聰明冠世。自當承嗣大位。今反不得立。汝那

廟堂之臣。何不識人才若此。

是責曹丕。

臨淄侯因大怒。叱武士將臣亂棒打出一邊。敘來只在鄴使

口中說出。筆法甚佳。丕聞之大怒。即令許褚領虎衛軍三千。火速至臨淄。擒曹植等一千人來。褚奉

命引軍至臨淄城守將攔阻。褚立斬之。直入城中。無一人敢當鋒銳。逕到府堂。只見

曹植與丁儀。丁廙等。盡皆醉倒。衣中醉倒。雖為孝子。褚皆縛之。載於車上。并將府下大小

屬官盡行拏解鄴郡聽候曹丕發落不下令先將丁儀丁廙等盡行誅戮丁儀字正

禮丁廙字敬禮沛郡人乃一時文士及其被殺人多惜之文章不能免禍為之一嘆却說曹丕之母

卞氏聽得曹熊縊死心甚悲傷忽又聞曹植被擒其黨丁儀等已殺大驚急出殿召

曹植相見厚臣無一人為曹植請命者而必待其母自出為之一嘆丕見母出殿慌來拜謁卞氏哭謂丕曰汝弟植平生嗜

酒疎狂蓋因自恃胸中之才故爾放縱汝可念同胞之情存其性命吾至九泉亦瞑

目也吳氏為女之故而罵孫權具詞屬丕曰兒亦深愛其才安肯害他今正欲戒其性耳母親

勿憂卞氏洒淚而入丕出偏殿召曹植入見華歆問曰適來莫非太后勸殿下勿殺

子建乎丕曰然歆曰子建懷才抱智終非池中物若不早除必為後患華歆不知有伏后何知有下氏也

丕曰母命不可違歆曰人皆言子建出口成章臣未深信主上可召入以才試之若

不能即殺之若果能則貶之以絕天下文人之口既能助臣欺主何難助兄謀弟丕從之須臾曹植入見

惶恐拜伏請罪丕曰吾與汝情雖兄弟義屬君臣汝安敢恃才蔑禮昔先君在日汝

常以文章誇示於人吾深疑汝必用他人代筆吾今限汝行七步吟詩一首若果能

則免一死若不能則從重加罪決不姑恕縱使倩人代筆罪不至死若以此論死則天下之犯死罪者多矣植曰願乞題目時殿

上懸一水墨畫畫著兩隻牛鬪於土牆之下一牛墜井而亡丕指畫曰即以此畫為

題詩中不許犯著一牛鬪牆下一牛墜井死字樣何哥做才官乃出如此難題目植行七步具詩已成詩

曰

兩肉齊道行。頭上帶凹骨。相遇凸山下。歎起相塘穴。

二敵不俱剛。一肉卧土窟。非是力不如。盛氣不泄畢。

曹丕及羣臣皆驚。丕又曰。七步成章。吾猶以為遲。汝能應聲而作詩一首否。面試中式

植曰。願即命題。丕曰。吾與汝乃兄弟也。以此為題。亦不許犯著兄弟字樣。前題在羣牛章此題

在案植略不思索。即口占一首曰。

煮豆燃豆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曹丕聞之。潜然淚下。四句詩實過一篇求通說觀表開之安得不流其母卞氏從後殿出曰。兄何逼弟之甚耶。丕慌

忙離坐。告曰。國法不可廢耳。於是貶曹植為安鄉侯。試了好文字猶其降者若文字不佳將不止秀等矣植拜辭上馬而

去。曹丕自繼位之後。法令一新。威逼漢帝。甚於其父。早有細作報入城都。以上按下曹丕以下再敘先王

漢中王聞之大驚。即與文武商議曰。曹操已死。曹丕繼位。威逼天子。更甚於操。東吳

孫權拱手稱臣。孤欲先伐東吳。以報雲長之讐。以關公之讐言之則私以臣提之罪罪之則公次討中原。以除亂賊。

言未畢。廖化出班哭拜於地曰。關公父子遇害。寔劉封孟達之罪。乞誅此二賊。玄德

便欲遣人擒之。孔明諫曰。不可。且宜緩圖之。急則生變矣。惡具不降吳則降魏耳可陞此二人為

郡守。分調開去。然後可擒。玄德從之。遂遣使陞劉封去守綿竹。原來彭義與孟達甚

厚。聽知此事。急回家作書。遣心腹人馳報孟達。本為徵治二人之罪却引出一人來使者方出南門外。被馬超

巡視軍捉獲。解見馬超。超審知此事。即往見彭義。義接入。置酒相待。酒至數巡。超以

言挑之曰。昔漢中王待公甚厚。今何漸薄也。

馬超性直此時亦能用詐

某因酒醉。恨罵曰。老革荒悖。

吾必有以報之。超又探曰。某亦懷怨心久矣。某曰。公起本部軍。結連孟達為外合。某

領川兵為內應。大事可圖也。

前被魏於劉璋令髮長木幾而復生異心恐不但斷髮將斬其頭矣

超曰。先生之言甚當。來日再議。超

辭了彭某。即將人與書解見漢中王。細言其事。玄德大怒。即令擒彭某下獄。拷問其

情。某在獄中悔之無及。玄德問孔明曰。彭某有謀反之意。當何以治之。孔明曰。某雖

狂士。然留之久。必生禍。於是玄德賜彭某死於獄。

與張松事泄而死防傳相似

彭某既死。有人報知孟

達。達大驚。舉止失措。忽使命至。調劉封回守綿竹去訖。孟達慌請上庸房陵都尉申

耽。申儀弟兄二人商議曰。我與法孝直同有功於漢中王。今孝直已死。

法正之死在孟達口中補出

而漢中王忘我前功。乃欲見害。為之奈何。耽曰。某有一計。使漢中王不能加害於公。達

大喜。急問何計。耽曰。吾弟兄欲投魏久矣。公可作一表。辭了漢中王。投魏。王曹丕不

必重用。吾二人亦隨後來降也。

又因孟達一人引出兩人之叛

達猛省悟。即寫表一通。付與來使。當晚引

五十餘騎。投魏去了。使命持表回成都。奏漢中王言孟達投魏之事。先主大怒。覽其

表曰。

臣達伏惟殿下。將建伊呂之業。追桓文之功。大事草創。假勢吳楚。是以有為之士。

望風歸順。臣委質以來。愆戾山積。臣猶自知。況於君乎。今王朝英俊。鱗集臣內。無

輔佐之器。外無將領之才。列次功臣。誠足自愧。臣聞范蠡識機。浮於五湖。舅犯謝

罪。臣聞范蠡識機。浮於五湖。舅犯謝罪。臣聞范蠡識機。浮於五湖。舅犯謝罪。

罪。逡巡河上。夫際會之間。請命乞身。何哉。欲潔去就之分也。況臣卑鄙。無元功巨勳。自繫於時。竊慕前賢。蚤思遠恥。昔申生至孝。見疑於親子。胥至忠。見誅於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樂毅破齊而遭讒佞。臣每讀其書。未嘗不感慨流涕。而親當其事。益用傷悼。邇者荊州覆敗。大臣失節。百無一還。惟臣尋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復乞身自放於外。伏願殿下聖恩感悟。愍臣之心。悼臣之舉。臣誠小人。不能始終。知而為之。敢謂非罪。臣每聞交絕。無惡聲。去臣無怨辭。臣數奉教於君子。願君王勉之。臣不勝惶恐之至。

玄德看畢。大怒曰。匹夫叛吾。安敢以文辭相戲耶。即欲起兵擒之。孔明曰。可就遣劉封進兵。令二虎相併。劉封或有功。或敗績。必歸成都。就而除之。可絕兩害。

一舉兩得。殊不費力。

玄德從之。遂遣使到綿竹。傳諭劉封。封受命率兵來擒孟達。却說曹丕正聚文武議事。

忽近臣奏曰。蜀將孟達來降。丕召入問曰。汝此來莫非詐降乎。達曰。臣為不救關公之危。漢中王欲殺臣。因此懼罪來降。別無他意。曹丕尚未准信。忽報劉封引五萬兵來取襄陽。單搦孟達廝殺。丕曰。汝既是真心。便可去襄陽取劉封首級來。孤方准信。

與呂蒙傳士仁招降之計意同。

達曰。臣以利害說之。不必動兵。令劉封亦來降也。丕大喜。遂加孟達為散

騎常侍。建武將軍。平陽亭侯。領新城太守。去守襄陽樊城。原來夏侯尚徐晃已先在

襄陽。正將收取上庸諸郡。孟達到了襄陽。與二將禮畢。探得劉封離城五十里下寨。

達即修書一封使人賁赴蜀寨招降劉封

與博士仁說
應芳相似

劉封覽畢大怒曰此賊誤吾叔

姪之義又問吾父子之親使吾為不忠不孝之人也遂扯碎來書斬其使孟達大怒

亦領兵出迎兩陣對圓封立馬於門旗下以刀指罵曰背國反賊安敢亂言孟達曰

汝死已臨頭上還自執迷不省封大怒拍馬舞刀直奔孟達戰不三合達敗走

便是誘敵之計

封乘虛追殺二十餘里一聲喊起伏兵盡出左邊夏侯尚殺來右邊徐晃殺來孟達

回身復戰三軍夾攻劉封大敗而走連夜奔回上庸背後魏兵趕來劉封到城下叫

門城上亂箭射下申耽在敵樓上叫曰吾已降了魏也

早為十數回後開門射孟達作一樣子

封大怒欲待

攻城背後追軍將至封立脚不住只得望房陵而奔見城上已盡插魏旗申儀在敵

樓上將旗一颺城後一彪軍出旗上大書右將軍徐晃

與泗水之戰相似

封抵敵不住急望西

川而走晃乘勢追殺劉封部下只剩得百餘騎到了成都入見漢中王哭拜於地細

奏前事玄德怒曰辱子有何面目復來見吾封曰叔父之難非免不救因孟達諫阻

故耳

今番却推脫不乾淨了

玄德轉怒曰汝須食人食穿人衣非木偶人安可聽讒賊所阻命左

右推出斬之

此時悔聽孟達之言而不救關公又悔不聽孟達之言而不降魏矣

漢中王既斬劉封後聞孟達招之毀書斬使之事

心中頗悔又哀痛關公以致染病因此按兵不動

以上按下先主以下再敘曹丕

且說魏王曹丕自即王

位將文武官盡皆陞賞遂統兵三十萬南巡沛國譙縣大饗先塋鄉中父老揚塵遮

道奉觴進酒效漢高祖還沛之事

正偏居農守割却使衣錦還鄉志不如高祖之威加海內而歸也

人報大將軍夏侯惇病篤不即

還鄴郡時惇已卒

照應前文見鬼事

不為挂孝以厚禮殯葬是歲八月間報稱石邑縣鳳凰來

儀臨淄城麒麟出現黃龍現於鄴郡

此鳳此麟此龍不當來而來非魏之禎祥乃漢之妖孽耳

於是中郎將李伏太史丞

許芝商議種種瑞徵乃魏當代漢之兆可安排受禪之禮令漢帝將天下讓與魏王遂同華歆王朗辛毗賈詡劉廙劉曄陳羣桓階等一班文武官僚四十餘人直入內殿來奏漢獻帝請禪位於魏王曹丕正是

魏家社稷今將建漢代江山忽已移未知獻帝如何回答且看下文分解

第八十回

曹丕廢帝篡篡劉

漢王正位續大統

三代以後學湯武之征誅則是學舜禹之受禪則非蓋征誅可學而受禪不可學也漢高學湯武雖未必遂可湯武而猶不失為堂堂之陣正正之旗若夫受禪之舉一學之而謬者有王莽再學之而謬者有曹丕彼但知舜禹之事而不知舜禹之所以行其事者耳舜禹之事行之以舜禹之心後人乃以莽浞之心而欲行舜禹之事居堯宮而逼堯子奪舜璽而逼舜禪天下有如是之舜如是之禹哉有妖孽而為禎祥者如九年之水開聖帝七年之旱啟賢王是也有禎祥而為妖孽者如魯桓公之書大有魯哀公之誌獲麟是也不當瑞而瑞即謂之妖不當祥而祥即謂之孽麟鳳黃龍非曹丕受命之禎乃獻帝失國之兆然則麟也鳳也龍也直等之青蛇之墮雌雞之化而已矣

觀曹丕受禪之時。有怪風之警。而知天心之未嘗不與人心合也。人有心。天亦有
心。人心不予魏。豈天心獨予魏哉。然不與魏者。天心也。不予魏而終不能禁魏之
篡者。天數也。不獨人不能違數。即天亦不能自違其數。數不可憑。而福善禍淫之
心。則可憑。紫陽綱目。不以魏為正統。蓋不以天數與之。還以天心之合乎人心者
與之耳。

漢高之返沛縣。有大風之歌。此漢初之雄風也。獻帝之禪許昌。有怪風之變。此漢
末之悲風也。風在漢初而雄。在漢末而悲。同一風而有盛衰之異焉。雖然。風至漢
末。風斯息矣。漢末安得有風。當仍歸之高祖在天之靈可也。

呂雉王產祿。而劉幾化呂。武璽寵三思。而周幾化唐。若曹后者。誠過之矣。曹后之
罵曹丕。比之王后之罵王莽。庶幾相似乎。然以后之貴。而貴其族者。王后也。以族
之貴。而貴為后者。曹后也。族以后之故而得貴。則后之斥之也易。后因族之故而
得立。則后之不黨其族也難。推曹后之心。使其身非曹操之所出。我知其必與父
兄同謀討賊。如伏后董妃之事耳。伏完有女。而曹操亦有女。董承有妹。而曹丕亦
有妹。曹后之賢。殆將與伏后董妃並列為三云。

玄德之帝成都。與曹丕之帝洛陽。同一帝也。而史家之筆。予玄德而不予曹丕者。
正與僭之異也。若論玄德之取西川。則以劉奪劉。或以為逆取而順守。若論玄德

之即帝位則以劉繼劉直是順取而順守矣所可議者續高光之業而不墜其統固所以尊祖乃納劉琨之妻而立之為后似不免於瀆祖君子於此不能無遺憾焉

玄德之稱漢中王也在曹操稱魏王之後夫曹氏可王而劉氏獨不可王乎非劉氏而王者高祖有禁即以獻帝臨之曹可奪而劉可予也玄德之即帝位也在曹丕篡帝位之後夫丕可以篡漢而帝室之胄反不可以繼漢乎丕篡之而玄德繼之是獻帝廢而未廢也宋之司馬氏乃帝魏而寇蜀吾不知其作何解

却說華歆等一班文武入見獻帝歆奏曰伏觀魏王自登位以來德布四方仁及萬物越古超今雖唐虞無以過此

語意

群臣會議言漢祚已終望陛下效堯舜之道以山

川社稷禪與魏王上合天心下合民意則陛下安享清閒之福祖宗幸甚生靈幸甚

臣等議定特來奏請

東吳討一荊州關公且不許華歆却把一皇帝輕輕討去

帝聞奏大驚半晌無言觀百官而哭曰朕

想高祖提三尺劍斬蛇起義平秦滅楚創造基業世統相傳四百年矣朕雖不才初

無過惡安忍將祖宗大業等閒棄了汝百官再從公計議

議便

華歆引李伏許芝近前

奏曰陛下若不信可問此二人李伏奏曰自魏王即位以來麒麟降生鳳凰來儀黃

龍出現嘉禾蔚生甘露下降此即上天示瑞魏當代漢之象也

何不竟指青龍見坐此雖化龍之災異以為言乎

許

芝又奏曰臣等職掌司天夜觀乾象見炎漢氣數已終陛下帝星隱匿不明魏國乾

象極天察地言之難盡更兼上應圖讖其讖曰鬼在邊委相連當代漢無可言言在

東午在西兩日並光上下移以此論之陛下可早禪位鬼在邊委相連是魏字也言

在東午在西乃許字也兩日並光上下移乃昌字也此是魏在許昌應受漢禪也願

陛下察之此等圖讖想亦華歆等捏造耳帝曰祥瑞圖讖皆虛妄之事奈何以虛妄之事而遽欲朕舍祖

宗之基業乎王朗奏曰自古以來有興必有廢有盛必有衰豈有不亡之國不敗之

家乎漢室相傳四百餘年延至陛下氣數已盡宜早退避不可遲疑遲則生變矣未

當日早帝大入後殿去了百官哂笑而退次日官僚又集於大殿令宦官入請

獻帝帝憂懼不敢出曹后曰百官請陛下設朝陛下何故推阻帝泣曰汝兄欲篡位

令百官相逼朕故不出曹后大怒曰吾兄奈何為此亂逆之事耶曹后深明大義不是女生向外言未已

只見曹洪曹休帶劍而入請帝出殿曹后大罵曰俱是汝等亂賊希圖富貴共造逆

謀吾父功蓋寰區威震天下然且不敢篡竊神器今吾兄嗣位未幾輒思篡漢皇天

必不祚爾此孫夫人之比吳將更為激烈不意曹后賊却有如此一位賢女言罷痛哭入前殿華歆奏曰陛下可依臣等昨日之

議免遭大禍四岳屬辭未聞有此忠讞語帝痛哭曰卿等皆食漢祿久矣中間多有漢朝功臣子孫何

忍作此不臣之事月正元日未聞唐亮如此告四岳歆曰陛下若不從眾議恐旦夕蕭牆禍起非臣等不忠

於陛下也帝曰誰敢弑朕耶歆厲聲曰天下之人皆知陛下無人君之福以致四方大

亂若非魏王在朝弑陛下者何止一人陛下尚不知恩報本直欲令天下人共伐陛下

耶使管室而在不但劉席當割其舌不但分坐當分其尸矣帝大驚拂袖而起王朗以目視華歆歆縱步向前扯住龍袍

變色而言曰許與不許早發一言露出昔日破壁面孔帝戰慄不能答曹洪曹休拔劍大呼曰符

寶即何在祖弼應聲出曰符寶即在此曹洪索要王璽祖弼叱曰王璽乃天子之寶

安得擅索忠臣國之寶也符寶亦寶祖弼是實洪喝令武士推出斬之祖弼大罵不絕口而死後人有詩讚曰

奸宄專權漢室亡詐稱禪位效虞唐滿朝百辟皆尊魏僅見忠臣符寶郎

帝顛慄不已只見階下披甲持戈數百餘人皆是魏兵帝泣謂羣臣曰朕願將天下

禪與魏王幸留殘喘以終天年賈詡曰魏王必不負陛下陛下可急降詔以安衆心

非安衆也乃安一身耳帝只得令陳羣草禪國之詔令華歆捧詔璽引百官直至魏王宮獻納

本是天子所賜乃曰獻納可矣曹丕大喜開讀詔曰

朕在位三十二年遭天下蕩覆幸賴祖宗之靈危而復存原非大今仰瞻天象俯

察民心炎精之數既終行運在乎曹氏是以前王既樹神武之蹟今王又光耀明

德以應其期歷數昭明信可知矣夫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唐堯不私於厥子而名

播於無窮朕竊慕焉今具追踵堯典禪位於丞相魏王王具母辭

曹丕聽畢便欲受詔司馬懿諫曰不可雖然詔璽已至殿下宜且上表謙辭以絕天

下之謗天下難欺與其詐讓不如從直不從之令王朗作表自稱德薄請別求大賢以嗣大位不曰天位不可讓而曰別求大賢便

是欲天子避位之意帝覽表心甚驚疑謂羣臣曰魏王謙遜如之奈何天子若信老實不更與他看如何再詐華歆曰昔魏

武王受王爵之時三辭詔而不受然後受之此是家傳奸詐不錄今陛下可再降詔魏王自當允

從子從父之詐臣導君以詐莫堪處殺帝不得已又令桓楷草詔遣高廟使張音持節奉璽至魏王宮曹丕開

讀詔曰

咨爾魏王上書謙讓朕竊為漢道陵遲為日已久幸賴武王操德膺符運奮揚神武芟除兇暴清定區夏今王丕讚承前緒至德光昭聲教被四海仁風扇八區天之厯數寔在爾躬昔虞舜有大功二十而放勳禪以天下大禹有疏導之績而重華禪以帝位漢承堯運有傳聖之義加順靈祇紹天明命使行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皇帝璽綬王具受之

曹丕接詔欣喜謂賈詡曰雖二次有詔然終恐天下後世不免篡竊之名也既畏此名何如不做

詡曰此事極易可再命張音賁回璽綬却教華歆令漢帝築一臺名受禪臺前李肅諫董卓曾言

築受禪臺矣有前之虛話乃有此之實事擇吉日良辰集大小公卿盡到臺下令天子親奉璽綬禪天下與王

差人送來不算却要天子親自送來便可以釋羣疑而絕眾議矣丕大喜即令張音捧回璽綬仍作表謙辭音

回奏獻帝帝問羣臣曰魏王又讓其意若何若天子第二次竟做此舉曹丕將如何華歆奏曰陛下可作一

臺名曰受禪臺集公卿庶民明白禪位到底不明不白則陛下子子孫孫必蒙魏恩矣帝從之

乃遣太常院官卜地於繁陽築起三層高臺擇於十月庚午日寅時禪讓至期獻帝

請魏王曹丕登臺受禪臺下集大小官僚四百餘員御林虎賁禁軍三十餘萬衆目昭彰其罪

愈著帝親捧玉璽奉曹丕不受之臺下羣臣跪聽冊曰

咨爾魏王昔者唐堯禪位於虞舜舜亦以命禹天命不于常惟歸有德漢道凌遲世失其序降及朕躬大亂滋昏羣凶恣迹宇內顛覆賴武王神武拯茲難於四方惟清區夏以保綏我宗廟豈予一人獲乂俾九服寔受其賜今王欽承前緒光於乃德恢文武之大業昭爾考之弘烈皇靈降瑞人神告徵誕惟亮采師錫朕命會曰爾度克協於虞舜用率我唐典敬遜爾位於戲天之厯數在爾躬君其祇順大體饗萬國以肅承天命

讀冊已畢魏王曹丕即受禪位大禮登了帝位賈詡引大小官僚朝於臺下改延康

元年為黃初元年

張角所云黃天當立於此始驗

國號大魏丕即傳旨大赦天下謚父曹操為太祖武皇

帝華歆奏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漢帝既禪天下理宜退就藩服乞降明旨安置劉

氏於何地言訖扶獻帝跪於臺下聽旨

竟率諸侯北面而朝之方信不是喬東之語

丕降旨封帝為山陽公即日

便行華歆按劍指帝厲聲而言曰立一帝廢一帝古之常道今上仁慈不忍加害封

汝為山陽公即日便行非宣召不許入朝

龍顏之惡一至於此原夫齊黑之分只在金一刻

獻帝含淚拜謝上馬而去

臺下軍民人等見之傷感不已

安寫一筆見獻帝之難堪

不謂羣臣曰舜禹之事朕知之矣

天下有如此舜禹乎

羣臣皆呼萬歲後人觀此受禪臺有詩嘆曰

兩漢經營事頗難一朝失却舊江山黃初欲學唐虞事司馬將來作樣看

百官請曹丕答謝天地丕方下拜忽然臺前捲起一陣怪風飛沙走石急如驟雨對

面不見臺上火燭盡皆吹滅

此亦是祥瑞耶虞舜當日四方風動恐未必如此風也

丕驚倒於臺上百官急救下臺幸

賈方醒

烈風雷雨時速不何以不如舜

侍臣扶入宮中數日不能設朝後病稍可方出殿受羣臣朝賀封

華歆為司徒王朗為司空大小官僚一一陞賞

丕疾未痊疑許昌宮室多妖

曹操之疾既疑洛陽

有鬼曹丕之疾又疑許昌多妖究竟何鬼何妖不過因操奸如鬼故以鬼召鬼丕惡如妖故以妖召妖耳

乃自許昌幸洛陽大建宮室

以上按曹丕以下按敘先主

早有人到

成都報說曹丕自立為大魏皇帝於洛陽蓋造宮殿且傳言漢帝已遇害

此傳言之語按漢帝廢為山陽

公者五十年為曹

漢中王聞知痛哭終日下令百官挂孝遙望設祭上尊諡曰孝愍皇帝

立德因此憂慮致染成疾不能理事政務皆託與孔明孔明與太傅許靖光祿大夫

譙周商議言天下不可一日無君欲尊漢中王為帝

放下先主接敘孔明為即帝位開筵

譙周曰近有祥風

慶雲之瑞成都西北角有黃氣數十丈冲霄而起帝星見於畢胃昴之分煌煌如月

此正應漢中王當即帝位以繼漢統更復何疑

孔明但言人事譙周兼言天象

於是孔明與許靖引大小

官僚上表請漢中王即皇帝位漢中王覽表大驚曰卿等欲陷孤為不忠不義之人

耶孔明奏曰非也曹丕篡漢自立主上乃漢室苗裔理合繼統以延漢祀漢中王勃

然變色曰孤豈效逆賊所為拂袖而起入於後宮

曹丕逼勒天子之語先主不受辱臣之表相去甚遠

眾官皆散三日

後孔明又引眾官入朝請漢中王出眾皆拜伏於前許靖奏曰今漢天子已被曹丕

所弑主上不即帝位興師討逆不得為忠義也今天下無不欲主上為君為孝愍皇

帝雪恨若不從臣等所議是失民望矣

不以大德推之而以大義推之善於勸進

漢中王曰孤雖是景帝之孫

並未有德澤以布於民今一旦自立為帝與篡何異

德不言義不義不當立但言

孔明苦勸數次

漢中王堅執不從孔明乃設一計謂眾官曰如此如此於是孔明託病不出漢中王

聞孔明病篤親到府中直入卧榻邊問曰軍師所感何病

害着要立皇帝的病

孔明答曰憂心如

焚命不久矣

故作可嘆之語

漢中王曰軍師所憂何事連問數次孔明只推病重瞑目不答

先主作難此處却是孔明作難妙絕

漢中王再三請問孔明喟然嘆曰臣自出茅廬得遇大王相隨至今言聽

計從今幸大王有兩川之地不負臣夙昔之言目今曹丕篡位漢祀將斬文武官僚

咸欲奉大王為帝滅魏興劉共圖功名不想大王堅執不肯眾官皆有怨心不久必

盡散矣

不以已動之乃以厚臣動之

若文武皆散吳魏來攻兩川難保臣安得不憂乎

既以厚臣動之

漢中

王曰吾非推阻恐天下人議論耳

不言已德不德但恐人心不服此前言文又漸漸相近

孔明曰聖人云名不正則言不順

今大王名正言順有何可議

此言人

豈不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

此言天命當受

漢中王曰待軍

師病可行之未遲

此句已是十分應承

孔明聽罷從榻上躍然而起

曹丕真病孔明假病真病難症假病立痊

將屏風一擊外

面文武眾官皆入拜伏於地曰主上既允便請擇日以行大禮

只露得一句口風漢中王視

之乃是太傅許靖安漢將軍麋竺青衣侯尚舉陽泉侯劉豹別駕趙祚治中楊洪議

曹杜瓊從事張爽太常卿賴忠光祿卿黃權祭酒何曾學士尹默司業譙周大司馬

殷純偏將軍張裔少府王謀昭文博士伊籍從事郎秦宓等眾也

先聞其言後詳其人不然想屏風之外必有埋伏

中王驚曰。陷孤於不義者。皆卿等也。孔明曰。主上既允所請。便可築臺。擇吉恭行大禮。禮是一句便難推託即時送漢中王還宮。一面令博士許慈。諫議郎孟光。掌禮築臺於成都武擔

之南。諸事齊備。多官整設。鑾駕迎請漢中王登壇。致祭。譙周壇上高聲朗讀祭文曰。

維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朔。越十二日丁巳。皇帝備敢昭告於皇天后土。漢有

天下。歷數無疆。曩者王莽篡盜。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兵殘忍。

戕殺主后。罪惡滔天。操子丕。載肆凶逆。竊據神器。羣下將士。以為漢祀墮廢。備宜

延之嗣武二祖。躬行天罰。備懼無德。忝帝位。詢於庶民。外及遐荒。君長僉曰。天命

不可以不答。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畏天明

命。又懼高光之業。將墜於地。謹擇吉日。登壇祭告。受皇帝璽綬。撫臨四方。惟神饗

祚。漢家永綏。歷服。魏家之詔。敗人漢家之文。告天詔有三通。却不是真文。止一篇。却不是假。

讀罷祭文。孔明率眾官恭上玉璽。漢中王受了。捧於壇上。再三推讓曰。備無才德。請

擇有才德者受之。此謙辭是虛文。然與曹丕之謙不同。孔明奏曰。主上平定四海。功德昭於天下。況是大漢宗

派。宜即正位。已祭告天神。復何讓焉。文武各官皆呼萬歲。拜舞禮畢。改元章武元年。

與曹丕一殿改元先主却改得堂堂正正立妃吳氏為皇后。長子劉禪為太子。封次子劉永為魯王。劉理為梁

王。封諸葛亮為丞相。許靖為司徒。大小官僚一一陞賞。大赦天下。兩川軍民無不欣

躍。一樣做皇帝。只此一次日設朝。文武官僚拜畢。列為兩班。先主降詔曰。朕自桃園與關

張結義誓同生死不幸二弟雲長被東吳孫權所害若不報讐是負盟也朕欲起傾國之兵剪伐東吳生擒逆賊以雪此恨

纂漢帝之無言更大於害關公之無言乃先關公而後獻帝者持以其事有先後耳

言未畢班內一人

拜伏於階下諫曰不可先主視之乃虎威將軍趙雲也正
是君王未及行天討臣下曾聞進直言未知子龍所諫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國家圖書館



003877353



線

857.4523

6546

19

v.14

舊籍